

# 北臺文學之冠

## ——清代竹塹地區的文人及其文學活動\*

黃美娥\*\*

### 摘 要

清代竹塹地區是北臺灣的文學重鎮，歷來更有「北臺文學之冠」的美譽，不過迄今因為缺乏相關的論述，故箇中情形仍然蒙昧不明。本文嘗試透過方志、詩文集等相關文獻，歸納探究當時的作家群及其文學活動，以求深入了解清代臺灣竹塹地區文壇發展的概況。

在研究中，除了描繪勾勒竹塹文人的生平梗概外，並就文人的組成及其社會背景加以分析，大致可見本地文學作者多數擁有科舉功名，而以居住塹城之內的閩籍人士為主，粵籍文人較少；且其中二分之一以上出身商人子弟，家族色彩濃厚；文學作者大率為男性，偶見女性。另外，又有若干流寓來臺的文人，參與切磋較技，得使竹塹文風更形多采多姿。

再者，本土及流寓文人間，由於彼此存在著複雜的交遊網絡，包括家族、婚姻、師生、朋儕、商業、官紳等諸種關係，故能在個別創作之餘，又促成文人集體活動風氣的興起，並集結設立詩社的組織，尤其是環繞「北郭園」、「潛園」而起的文酒盛會，更臻高潮，對於竹塹文學的蓬勃興盛，尤有推波助瀾之功。本文便透過上述文人及其相關文學活動的描摹，以呈顯清代竹塹地區冠於北臺的文學榮景。

關鍵詞：臺灣文學、清代、區域文學、竹塹、文人、文學活動

\*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建議與指正，得使本文的錯誤減少許多。

\*\* 私立靜宜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 一、前言

在清代臺灣區域研究的範疇中，竹塹地區是一個極為重要的領域，從七〇年代起，學界開始零星出現討論本地的論文，<sup>(1)</sup>到了八〇至九〇年代間，成果愈趨豐富，舉凡土地拓墾、商業組織及活動、家族發展、地方社會、原住民……等課題，皆是研究者關注的焦點；且研究主力不僅包括歷史學者，更囊括地理及人類學者，因此成果更加可觀。<sup>(2)</sup>不過，目前有關清代竹塹地區的相關研究，雖然數量繁多，涉獵廣泛，但迄今則尚未出現有關本地文學的論述。

日治時代連橫撰寫《臺灣通史》，在為竹塹名人鄭用錫及林占梅立傳時，曾經言及：

（林占梅）築潛園於西門內，結構甚佳。士之出入竹塹者無不禮焉，文酒之盛冠北臺。<sup>(3)</sup>

（鄭用錫）晚年築北郭園自娛，頗有山水之樂。好吟詠，士大夫之過竹塹者，傾尊酬唱，風靡一時，至今文學猶為北地之冠。<sup>(4)</sup>

這兩段文字雖然只是在回顧鄭、林二人生平行誼，並非針對竹塹文學而發，但已然概括出清代竹塹地區的文學，曾經高居北臺之冠的事實。實際上，清代的竹塹地區，由於正是政教中心所在，漢文化傳播的條件較為優勢，因此人文薈萃，而其中經由科舉考試出身的士紳，更是北臺灣（包括今日之臺北、桃園、新竹、苗栗四地區）中人數最多者。<sup>(5)</sup>有了如此眾多的科舉士群，自然能夠提供本地文學發展所需的豐沛人力資源，大大刺激竹塹文學的蓬勃興盛。

(1) 如方豪在《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發表〈新竹之「郊」〉是塹郊金長和研究的肇始，Harry J. Lamely一文則討論了新竹城的歷史發展，見李永展譯，〈城市的形成：臺灣三個城市營建的推動力及動機〉，《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3:1（1987）。

(2) 有關清代竹塹地區研究史的檢討，參見林玉茹，〈清代竹塹地區的在地商人及其活動網絡〉（臺北：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7），頁4-8。

(3) 連橫，《臺灣通史》（臺北：衆文圖書公司，臺灣文獻叢刊〔以下簡稱「文叢」〕第128種，1979；1963年原刊），頁904，「林占梅列傳」。

(4) 連橫，《臺灣通史》，頁968，「鄉賢列傳·鄭用錫」。

(5) 蔡淵聚，〈清代臺灣社會領導階層〉（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0），頁132。

那麼，對於清代竹塹地區曾經有過的文學榮景，其實際情形如何？而促成「竹塹文學高居北臺之冠」成就的文人，又是哪些人？以及文人間的關係與活動進行究竟是何種狀況？本文將嘗試透過以下的陳述，來描繪勾勒出文人群相及其文學活動，藉以一探清代竹塹地區的文學風貌。

至於文中所指「竹塹地區」的地域概念，廣義來講，按照歷來文獻中所稱，係指清代淡水廳範圍內，南至大甲溪、北至南崁溪的部分，<sup>(6)</sup> 涵蓋了今日之桃、竹、苗及臺中部分地區；但狹義地說，今日之新竹市，古即稱為「竹塹」，以其地為原住民竹塹社番所居，乃以「竹塹」社名稱之。因此，原始的「竹塹」概念，其範圍當以昔日之竹塹社址，即今新竹市內城隍廟附近的暗街仔和東門街一帶為中心，南北最遠不過竹塹溪（今之頭前溪）和隙仔溪（今之客雅溪）流域。<sup>(7)</sup>

而筆者在掌握此區域土地行政劃分的歷史演變結果後，對於本文所設定「竹塹地區」的指涉範圍，雖不從廣義言，但也超過狹義範圍。蓋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臺灣歸入清廷版圖後，此地原本歸屬諸羅縣轄；雍正元年（1723），納入淡水廳（北起雞籠，南至大甲溪）治下；洎自光緒元年（1875）新竹縣成立（北起頭重溪，南至大甲溪），光緒四年（1878）淡、新正式分治後，竹塹始改稱為新竹；光緒十三年（1887），又從新竹縣劃分中港溪以南之地為苗栗縣。<sup>(8)</sup> 因此，筆者在斟酌清代北臺灣文學發展概況及個人能力後，大抵依據光緒十三年（1887）新竹縣行政劃分後所形成的土地分配狀況，為本文區域文學之研究對象——即以今日之新竹市及新竹縣的範圍為限，而為了相應整個清代的時間背景，遂以古名「竹塹地區」為指涉稱呼。

另外，目前所知清代竹塹地區的文學創作，除了一般傳統文類的詩文作品外，尚有俗文學作品，如客家山歌〈溫苟歌〉、〈記麻歌〉……，<sup>(9)</sup> 以及原住民唱曲

(6) 按：施添福又以中港溪至南崁溪間指涉竹塹地區，此亦屬廣義範圍。參見施添福，〈清代臺灣竹塹地區的上牛溝和區域發展〉，《臺灣風物》40:4（1990），頁5。

(7) 施添福，〈臺灣歷史地理研究笈記(二)：竹塹、竹塹埔和「鹿場半被流民間」〉，《臺灣風物》39:3（1989），頁78。

(8) 光緒十三年清廷採納劉銘傳建議，同意從新竹縣內劃分出苗栗縣，但至十五年始真正分治。參見《新竹縣采訪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文叢第145種，1993；1963年原刊），頁11。

(9) 參見黃榮洛，《臺灣客家傳統山歌詞》（新竹：新竹縣立文化中心，1997）。

〈竹塹社土官勸番歌〉<sup>(10)</sup>等，由於數目鮮少，因此本文所述有關竹塹地區文學創作或活動皆以傳統文學為主，即以詩、文爲要。

## 二、清代竹塹地區的文人及其相關背景

### (一)文人身份的判定

關於本文所謂清代竹塹地區的「文人」，主要是指參與本地文學活動，或實際創作相關詩、文者。而此種文學作者身份的判定，大抵根據下列條件：

1. 現存別集
2. 詩社成員
3. 時人或後人所纂詩文輯本中見存作品
4. 典籍史料上記載其從事創作或相關文學活動

而依此原則來看，這些文人，其在本地所作詩文，或有專著傳世，或僅存吉光片羽，或徒留作品名目，但只要有相關事蹟可供查考者，亦一併納入本地文人之列。

再者，就臺灣歷史的發展事實來看，本地文學作者的組成，其實包括兩類：一爲本土新興文人，另一類則係因公或因私而自大陸來臺的流寓人士，<sup>(11)</sup>其身份出處雖異，但皆爲推動竹塹文學發展之一員。

至於本文有關「清代」竹塹地區文人的時間斷限，係以其人的生卒年爲界定標準。凡生卒年在清領時期以內者，自爲本文研究對象；若生於清代，而卒於日治時代者，則以生年在 1870 年以前爲斷限，即在日人治臺之際已年滿二十五歲者。蓋部分傳統文人出生雖晚，但此時已作鳳雛之聲，在文壇初露頭角，如名詩人王松（1866-1930）後來刊行的《滄海遺民臚稿》，其中便錄有主要成於光緒十

(10) 有關此番曲名稱，陳培桂《淡水廳志·風俗考》（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文叢第 172 種，1993；1963 年原刊）中作〈竹塹社土官歡番歌〉有誤，今據鄭用錫《淡水廳志稿》（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藏影本），「風俗」，及《新竹縣采訪冊》，「風俗」中所錄改之。

(11) 關於大陸流寓人士來臺的原因，依施懿琳之歸納可分爲奉檄來臺任宦、來臺擔任幕客、應聘主持教育修志等事宜、因公務至臺、爲遊賞風景至臺、爲明朝遺老之在臺者等六類，參見施懿琳，〈清代臺灣詩所反映的漢人社會〉（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1），頁 200-204。

八年以前（1892），即其二十七歲前的作品「四香樓餘力草」。<sup>(12)</sup> 因此部分早慧文人的成就，也須加以正視。由是之故，本文對於卒年跨越日治時代的文人，遂以上述標準進行取捨。

以此原則，檢視相關資料，目前可以得知曾在清代竹塹地區文壇上有所表現或具影響力的本土文人、流寓文人，其實數目不少，為求清楚掌握竹塹文人的生平事蹟與文學活動，俾利呈現清代本地文壇的發展概況，茲將清代竹塹地區文人生平資料表附錄於後。（詳參文末附表）

而吾人從附表內容中，不難發現，本地自康熙五十年（1711）以來，陸續進行土地拓墾，推動社會文治化，在乾、嘉時期終於有了本土文人鄭崇和、王士俊、郭菁英、郭成金等，首肇文風，為文學的萌芽帶來契機。其中鄭崇和乃鄭用錫之父，早年設塾教學，晚好儒書，對於新竹鄭家書香門風的養成，影響甚鉅；王士俊為竹塹重要墾首王世傑的五世孫，平生鑽研易學，開啓竹塹研究易學的風氣，為當時有名之塾師，而鄭用錫與鄭用鑑正係其高足。郭菁英與郭成金兄弟，則皆致力推廣文教，菁英並曾與王士俊倡設儒學於竹塹，成金則秉鐸於明志書院。

到了道、咸年間，林長青、鄭用錫、鄭用鑑、鄭用銛、鄭士超、彭培桂、鄭祥和、鄭如松、鄭如恭、劉星槎、林占梅、許超英、彭廷選、吳士敬、郭襄錦、童蒙吉、鄭超英、黃玉柱等俊逸迭見，光耀文壇。此際，文人創作風氣漸趨興盛，或詩或文，或兼擅二者，如鄭用錫撰有「北郭園詩鈔」、「述穀堂試帖」、「課兒文稿」，後來楊浚於同治九年（1870）為編《北郭園全集》刊行，首開北臺文學著述付梓之先河。再如執教明志書院垂三十年的鄭用鑑，不僅孕育桃李無數，個人也撰有《靜遠堂詩文鈔》，詩風沖穆平淡，文章則多載道之作，亦屬名家。「潛園」主人林占梅允文允武，詩多悲歌，尤其擅寫園林，後來結集的《潛園琴餘草》共收錄平生詩篇近二千首，詩作之質量均為清代臺灣詩歌發展史上之佼佼者。又若彭廷選，頗善書畫，亦工賦作，詩多滑稽，意在懲戒，撰有《傍榕小築詩文稿》，惜今已佚。再者，當時文人在個別搦筆染翰之餘，文人間也嘗試進行集體活動與創作，著手組織文人團體及詩社，尤利推展文學活動。

(12) 該作品創作時間的判定，參見王少濤，〈四香樓餘力草序〉，收於王松，《友竹詩集》（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頁81-82。

進入了同、光時期的竹塹文壇，又是另外一番景象，隨著科舉士子數量的增加，參與文學活動的文人也愈多，林汝梅、蕭國香、鄭秉經、鄭如蘭、鄭景南、林鵬霄、張鏡濤、葉清華、杜淑雅、張錦城、蔡啓運、林次湘、鄭以典、陳濬芝、鄭兆璜、曾逢辰、陳浚荃、張麟書、彭裕謙、陳朝龍、李希曾、鄭樹南、鄭鵬雲、魏紹吳、劉廷璧、黃如許、吳逢清、黃彥威、黃彥鴻、張貞、張鵬、王松、鄭家珍、陳信齋、查仁壽、鄭以庠、鄭燦南、戴珠光、姜紹祖等，新秀輩出，更添活力。其中，林汝梅好詩畫與佛老學，與岑毓英、劉銘傳關係良好；鄭如蘭家富而喜吟詠，曾設「北郭園吟社」，又撰《偏遠堂吟草》，詩歌取徑陶、白，專主性情；林鵬霄出身竹塹苦苓腳商人家族，筆力雄偉，古近體詩歌皆佳，作有《苦苓村人詩草》，但今已不傳；蔡啓運與陳濬芝務力詩社活動，擅長擊鉢吟；陳朝龍、鄭鵬雲樂與人交，時有詩酒吟會，以上均為當時重要之詩將。

另外，文壇上的流寓文人也不容忽視，如乾隆年間，曾曰瑛來任淡水同知，孜孜以造士為懷；道光年間，曹謹、曹士桂素重諸生課試，獎勵士風，是皆提倡學藝有功。他如朱材哲、丁曰健、秋曰觀等官宦，則與本地文人鄭用錫、林占梅……等來往，並參與詩會，壯大了竹塹文學活動的聲勢。而曾驥、吳希潛、陸翰芬、查元鼎、林維丞……等名流韻士，由於身為「潛園」、「北郭園」兩大名園之座上客，因此經常與本地文人唱和吟詠，甚且著有相關作品，如吳希潛撰《東溟草》、查元鼎作《草草草堂吟草》、林維丞有《潛園寓草》。林豪、楊浚則在來竹編修方志之餘，也留下可觀的詩文作品，值得探究。此外，同、光時期，尚有嚴金清、徐錫祉、方祖蔭等人，或創作與本地相關的文學作品，或致力文教推廣，對於竹塹文壇發展而言，亦有推波助瀾之功。

大抵說來，清代竹塹地區由於本地士子敦品勵學，其科考表現絕佳，本已屬於北臺之最，加上眾人勤於著述，成果斐然，不僅在文學上，詩文集數目可觀，即連經學、史學方面，亦可發現相關作品不少，如鄭用錫與鄭用鑑合撰《淡水廳志稿》、鄭祥和著《毛詩音釋》、張錦城有《易經解》……等，得使竹塹又進一步成為清代北臺灣的學術重鎮。而在文學發展上，誠如前述，非惟本地士子醉心詩文，流寓文人也能挖雅揚風，因此人文郁郁；兼以「潛園」、「北郭園」兩大名園的招攬，文酒盛會頻仍，由是之故，遂將本地文藝創作風氣推向頂峰，遠軼淡北其他各地，而高居「北臺文學之冠」的盛況也就蔚然成形。

## (二)文人的組成及其社會背景分析

透過上文的陳述與附表的羅列，目前可知清領時期的竹塹文壇中，曾經在本地從事相關文學活動、創作詩文作品者，至少有本土新興文人 60 人以及大陸流寓文人 19 人。這群為數不少的文人，尤其是以臺籍作家為主體的文學作者，在份子組成與其社會背景上，呈現了某些現象與特點，對於本地文學風氣的凝聚、風貌樣態的形成，其實具有若干意義與影響，值得予以探究。

### 1. 組成份子分析

#### (1) 男性為主，偶見女性

在清代的傳統社會中，基本上，男性是社會活動中的主力，婦女的地位長期以來未受重視，因此女性當中雖然不乏具有聰明才智者，但也往往欠缺發揮的空間；即便是在文學活動與創作的天地裡，亦復如此。不過，令人可喜的是，在清代竹塹地區的文學發展史上，能夠出現杜淑雅與林次湘兩位女性作者，為本地騷壇增添特殊風韻。尤其，相較於目前已出版的《臺中縣文學發展史》、《彰化縣文學發展史》、《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等書，皆未載錄有關清代女性文學作者的情形看來，杜、林二氏的存在，在清代臺灣文學史上可謂極為罕見，理應加以闡揚。

杜淑雅，生於咸豐元年（1851），卒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享年四十六歲。<sup>(13)</sup> 杜氏為竹塹巨室林占梅之妾，關於其身世，占梅於同治六年（1867）所作〈十月初三日納側室杜氏〉詩前小序云：

杜氏名淑雅，一字韻士，其祖父本素封家中落者。母蕭氏，性情和婉，精針黹，為先生大夫人所憐愛，同飲食臥起，日惟勤事女紅，不輕言笑，數十年間無閒語；其父為予司出納計，故幼則隨母常住予家。其性且嫻慧，凡女眷多羨愛之，因送之入女塾；復聘延金門名孝廉家卓人先生為之師，教之詩文筆札。長而益醇靜，貌復端莊，宗族親戚間咸稱其有淑德；且以寒門人丁單薄，勸予納之，以廣嗣系。……<sup>(14)</sup>

(13) 參見徐慧鈺，《林占梅資料彙編》（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4），頁 62，「林占梅先生年譜」。

(14) 同上註，頁 734，「潛園琴餘草」。

序中說明了杜氏的性情人品，並且提及女詩人接受女塾教育，又蒙林豪擔任西席，顯然在林占梅的刻意安排下，杜氏獲得了賦詩作文的學習機會。

關於林豪在潛園啓蒙杜氏之事，林氏《誦清堂詩集》中也曾清楚記載，所撰詩題〈雪村都轉館余於碧海棠命其姬人杜淑雅侍兒芳奴從問字焉主人首唱一章徵園中群客屬和次韻奉酬二首〉，<sup>(15)</sup>已證明此一事實的存在。而對於杜氏的學習狀況，林豪〈園中閒趣二首〉之二云：

綠娥紅袖日追隨，午課剛完更向奇。蕉葉窗前教寫韻，桂花籬畔細評詩。  
釣竿豈爲求魚下，短榻多因賞月移。茗碗藥爐清絕處，客來茶話自忘疲。

詩中前半便敘述了淑雅每日均向林豪問學，以及杜氏在蕉葉窗前、桂花籬畔細心受教的情景。對於這位冰雪聰明，秀外慧中，勤學不懈的女弟子，林豪十分滿意，其〈春日園居雜興三十首〉之二十七有云：

結得青娥伴，依依絳帳深。聰明花作骨，妙悟玉爲心。雅步隨鶯至，低聲和婢吟。春風吹杜若，香氣滿衣襟。<sup>(16)</sup>

有了林占梅的呵護栽培，以及林豪盡心調教，杜淑雅之詩藝自能日進有功，不過後來因爲占梅之亡，竟使女詩人吟詠盡廢，從此擱筆。王松《臺陽詩話》曰：

杜淑雅宜人，林鶴珊先生妾也；知書達禮，能琴工詩。有〈春日園居〉云：「滿園桃李笑清明，薄日微雲乍放晴。一縷游絲飛不定，又牽花瓣作風箏。」自先生作古後，青年守節，吟詠盡廢。先生曾贈云：「識字原非兒女福，知書纔是大家風。」乙未避亂，卒於蟠桃庄。長子林達夫（尚義）恪遵遺訓，殯後攜家回里，寄寓鷺島。<sup>(17)</sup>

杜氏守節自誓，固然令人動容，但卻也使其創作生涯爲之中挫，因此今日難見其作，目前僅能透過上述王松抄錄之作，略窺其詩底蘊。杜氏此首〈春日園居〉詩，首句「清明」二字點明此時本該是紛紛細雨的情景，但如今卻日透薄雲，乍然放

(15) 林豪，《誦清堂詩集》（菲律賓：大眾印書館，1957），頁12，「臺陽草上」。

(16) 同上註，頁26-27，「臺陽草上」。

(17) 王松，《臺陽詩話》，下卷（南投：臺灣文獻委員會，文叢第34種，1994；1959年原刊），頁64-65。



晴，故詩人運用擬人筆法，以滿園桃杏「笑」，映襯春意盎然，無限美好；末二句接著描摹因為天氣乍晴，空中出現蟲吐之游絲牽曳著花瓣兒，彷彿一縷絲線放著風箏一般，此與湯顯祖《牡丹亭·驚夢》中「嬈晴絲吹來閒庭院，搖漾春如線」的意旨，頗為近似。大抵全詩刻畫春日園景，觀照細膩，體物入微，展現女性作者纖細心思，以及婉麗的筆緻。

除了被王松譽為「工詩」的杜氏以外，另一位為人所津津樂道的清代竹塹女性詩人為林次湘。林氏，字佩香，一字秋蘭，別號香谷女士，<sup>(18)</sup> 生卒年雖不詳，但年十九時，歸竹塹客雅蔡啓運（1855-1911）為妻，故據此斷定為清代人氏。香谷女士工書善畫能琴，啓運少具不羈之才，落拓風塵，詩酒自娛，耽情聲色，多納內寵，但以次湘窈窕靜好，更好誦詩，才豔尤稱絕代。<sup>(19)</sup>

蔡氏一門皆好韻語，相傳女史每日拈題命媵吟詠，黃昏繡卷，如有違誤或敷衍塞責者，則有所罰，<sup>(20)</sup> 故能滿庭風雅，有聲於時；而次湘本人，生平不僅參與過以男性文人為主的吟會，擊鉢騷壇，<sup>(21)</sup> 更著有《碧雲軒小稿》。日治時期日人中山樵曾為文譽之，許其「澄汰眾庸，婉約可誦」，<sup>(22)</sup> 惜今日未見其稿，不知成刊於何時？

目前香谷女史的作品，散見各處，王松《臺陽詩話》曾提及其詩作曰：

「試問嫦娥清節否，廣寒宮裡有人來」，此吾鄉郭重芙茂才寄內句也。

「博得開函眉一展，膝前兒女近能吟」，則吾鄉人林次湘女史寄外句也。同是離懷之作，其胸次悲歡迥不相同。<sup>(23)</sup>

在女詩人離懷寄外的詩作中，吾人未見其別情惆悵，黯然神傷，反而是歡然面對，慰以親情。林氏胸次的開朗樂觀，令友竹留下深刻印象。又如《臺灣新報》亦載有數首林氏的作品，但皆成於日治初期，超過本文研究時限；不過，觀其措辭從

(18) 參見《臺灣新報》，第304號，明治30年9月12日。

(19)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第1246號，明治35年6月28日。

(20) 參見王國璠，《臺灣先賢著作題要》（新竹：新竹社教館，1974），頁175。

(21)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第2190號，明治38年8月11日。

(22) 轉引自王國璠，《臺灣先賢著作題要》，頁175。王氏有謂中山樵之文章載於《愛書》，唯筆者遍察臺灣分館所藏《愛書》第一至十五號，皆未見該文。

(23) 王松，《臺陽詩話》，上卷，頁32。

容有度，有別一般閨閣婦人器識，似又凸顯女詩人幹練精明的氣質，有助瞭解次湘的性格。如〈寄懷臺中縣書記官橫堀詞伯大人斧削〉二首云：

我御行裝君束裝，雁南燕北各分行  
蘭闈夫子病，來苗詣視，適公南  
行赴任之期。雖無祖錢呼樽酒，尚有  
閨詞補錦囊。老杜雄才驚李伯公詩  
才爲我夫子所折服，小喬佳婿是周郎。  
買絲待把平原繡，鍼閣閒添日影長。

人才盡向網珊收，深愧兒夫德未酬。  
有分官車來栗里，公曾同夫子公出，  
至晚到，來宅宿，無緣客席識荊州。  
終以著怯，不敢敬謁。女中我願爲雞口，  
世上君真喚虎頭。遠官何關閨閣事，  
粧餘也鎖兩眉愁。(24)

此二首詩歌，巧用典故，援古喻今，可見林氏之穎思。首作說明無緣一識橫堀書記官，引以爲憾，故以詩寄託欽慕之心；次首對於長官將蔡氏父子視爲人才進以網羅的盛情，表示敬忱，並遙表寄懷之思。詩中情意款款，辭氣卻不卑不亢，既彰揚橫堀有老杜之雄才，但又以「李白」、「周瑜」暗指其佳婿；雖以門客如雲的平原君，善於識才的韓荊州及表示大貴之人的「虎頭」尊稱對方，卻也以「小喬」及小而尊的「雞口」表明自己亦女流中的佼佼者。詩中工施妙喻，處處呈現次湘的聰明慧黠，頗有豪邁之氣。

當然，在林氏詩作中，也存有女性書寫特質較爲明顯的創作，鄭鵬雲編輯之《師友風義錄》曾選錄四首作品，茲抄錄於下，藉以完整掌握女詩人作品的風貌：

群芳忽自昧通靈，幾度春風喚不醒。  
我亦鏡花頻入夢，只爭未上泣紅亭。  
〈讀鏡花緣有感〉

一夢紅樓感此身，拋書我獨恨深深。  
顰兒且莫因情誤，金玉良緣不到卿。  
〈讀紅樓夢弔林黛玉〉

一樹梨花獨挺姿，驚風耐雨幾多時。  
無情最是癡蝴蝶，忙裡尋春過別枝。  
〈調外〉

粧餘一課鏡奩前，骨格簪花字字妍。  
宿酒未醒儂正渴，泥他煮茗試

(24) 詩載《臺灣新報》，第304號，明治30年9月12日。

新泉。鞦韆架子小樓頭，綵索閒閒挂玉鉤。何似採蓮江上去，臨風一串好歌謳。〈消夏雜詠〉

上述四詩，用字妍秀，詞約意真，王國璠曾評其詩「綿麗清微」，<sup>(25)</sup> 殆指上類作品而言。不過在此種深具陰柔風格美的詩篇裡，仍然如同前引〈寄懷臺中縣書記官橫堀詞伯大人斧削〉詩般，隱然再度透出次湘不服輸的陽剛性情；如詩中雖憾恨黛玉之身世，但卻更明白陳述了倘若無緣何庸為情受困的意見，表現女詩人在情愛與婚姻上的果斷作法。也因此，傳聞蔡啓運又將納妾時，次湘以上引〈調外〉詩來調侃其外子，詩中自喻為「一樹梨花」，而以「癡蝴蝶」比擬蔡氏，雖然自己克盡妻責，任勞任怨，多年不渝，但孰知良人終究無情，竟欲再結新歡？詩中借物詠情，發出次湘內心的不滿與憤怒，而當啓運讀畢此詩，果真幡然悔悟，不再續絃，一時地方傳為佳話。<sup>(26)</sup>

## (2) 閩籍為主，粵籍鮮少

在清代竹塹地區本土文人資料中，吾人尚可發現目前所知的詩文作者多屬閩人，唯蕭國香、<sup>(27)</sup> 彭裕謙及姜紹祖三人屬於粵籍；且其中至少三分之二之文人落籍塹城（今之新竹市），僅少數居於城外鄰近鄉村，而內山人氏更屬罕見。

細究此種分佈情形，實與竹塹地區的土地拓墾過程有關。塹城一帶因為土地開發較早，商業經濟活動聚集，以及政治、文教機構陸續設置，便使塹城成為本區政經文教中心，不僅商人富室雲集，獲有科名之士子亦多定居於此，因此塹城成為本區域文人的大本營，也是極為自然之事；而居住塹城一帶的人口，由於土地移墾開發之故，大抵係以閩籍為主，<sup>(28)</sup> 由是形成本土文人多屬閩籍，而鮮見粵籍的現象，亦屬合理。

至於，本地的粵籍作者中，蕭國香，字薦階，同治元年恩科舉人，生平不詳，曾與鄭用錫（1788-1858）及林占梅（1821-1868）詩歌贈答，應係咸、同時期人

(25) 王國璠，《臺灣先賢著作題要》，頁175。

(26) 參見王國璠、邱勝安，《三百年來臺灣作家與作品》（臺北：臺灣時報社，1977），頁186。

(27) 蕭氏生平不詳，鄭鵬雲、曾逢辰，《新竹縣志初稿》（南投：臺灣文獻委員會，文叢第61種，1993；1961年原刊），頁161，載有蕭氏之科名，註明為粵籍。

(28) 依據施添福之研究，清末竹塹地區的人口空間分佈，閩籍多在沿海一帶（約今之新竹市），客籍主要集中於內陸（約今之新竹縣）。參見施添福，《清代在臺漢人的祖籍分佈和原鄉生活方式》（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地理研究叢刊15號，1987），頁26、84。

氏。在用錫詩稿中，寫有〈薦階世大兄先生以北郭園小飲兼紀勝概佳章賜贈勉索枯腸敬依元韻〉四首及〈依韻奉和薦階世大兄先生褒贈佳章二律愈增愧歎錄請郢改〉二首，從詩題中可見蕭氏曾經出入北郭園中，而用錫對其亦十分禮遇。依據鄭氏前題四首之一云：

忝聯世誼屬通家，久羨英齡意氣奢。愧我頭顱惟老拙，多君腹笥自豪華。  
幾番蠖屈才逾壯，萬里鵬騰路豈賒？自古晚成原大器，簪花年少莫相誇。(29)

詩中，薦階正當英年，而祉亭已是老者，但二人往來並無隔閡，由於蕭氏青雲之路受阻，用錫還多方安慰，告以大器晚成之理。另外，咸豐六年（1856），林占梅詩集中也存有〈頻年曲答蕭薦階國香茂才見贈之作贈作以頻年二字為起句故仍用此作答命曰頻年曲〉一詩，詩云：

頻年不見蕭子雲，今朝得挹芝蘭芬。握談入座未數語，意味如飲香醪醇。  
西窗剪燭認反覆，訝非昔時舊面目。問君緣何大瘦生？道是頻年困場屋。  
……我知天要為君留後福，欲使蹭蹬相折服。歷盡錯節與盤根，大器晚成防其速。願君勿牢騷，願君勿退縮。從此加精進，中原旋得鹿。……(30)

詩中占梅稱蕭氏「子雲」，殆蕭氏之字或號？而占梅見到子雲面目消瘦大異昔日，才知薦階連年困於場屋，抑鬱不得志，因此如同用錫一般，亦以「大器晚成」之道開導安慰，勉其愈挫愈勇。占梅此詩成於咸豐六年時，而用錫卒於咸豐八年，由是推斷蕭國香當日出入潛園、北郭園，與林、鄭二人詩歌酬唱的時間亦應於咸豐六年前後。而蕭氏或許因為好友再三激勵鼓舞，其後終於在同治元年（1862）考取舉人。

大抵攸關國香的生平，因為史籍未載，所可知者，僅如上述，至於其詩文作品，更是付諸闕如。是故對於這位清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本土作者中少見的粵籍文人，對於其文學表現，實無從知悉。

(29) 鄭用錫，《北郭園詩鈔》稿本（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藏）。

(30) 林占梅，《林占梅資料彙編》，頁341，「潛園琴餘草」。

第二位粵籍文人為彭裕謙，乃新竹北埔人氏。彭氏，名發，字牧堂，官章裕謙，生於咸豐六年（1856），卒於大正八年（1919），得年六十四歲。彭氏幼時天資明敏，讀書過目不忘，七歲就學，習作詩文，勤奮不懈，及長有名於時，至十八、九歲便於大份林設館課徒。二十歲時（光緒元年，1875）取進臺北府學第十名，考試文題「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詩題「瑤琴一曲來薰風」，文稿已佚而詩作尚存。游泮一年以後，光緒二年（1876）春，先生在北埔鄉埔心書房授徒；光緒四年（1878），應聘苗栗培蘭家塾；光緒十三年（1887），與其父、弟三人復於北埔彭姓祠堂內教學；十四年（1888），則受姜家聘設帳於金廣福，訓蒙姜家子弟。先生之所以輾轉課徒於各地，一則因家計拮据，不得不屈就舌耕；二則在執教鞭之餘，亦能勵志自修，再待科年。故於光緒二十年（1894），先生曾赴省應試，鏖戰秋闈，惜名落孫山，未能如願。翌年，乙未割臺，裕謙挈眷回粵，隱居陸豐五雲洞，並秉鐸於梯雲書室。1897年，全家返臺，先生應聘任職北埔公學校，迄1904年止。<sup>(31)</sup>

大抵彭氏一生主要投注教育工作，執教長達三十年之久，而其為人素重詩書人品、道德學問，視鄉里土豪，不孝不弟者為最輕，人格忠厚周慎，故得為四方宗族人氏所尊崇。至於裕謙生平所作詩文，數目雖夥，但滄桑以後紛失一空，所遺無幾，今日所見多屬詩聯，<sup>(32)</sup>且殆係日治時期所作，罕見清代詩篇。茲舉一、二以略窺裕謙之詩藝，如其乙亥錄取生員時之作品〈賦得瑤琴一曲來薰風得琴字〉：

一曲幽懷寫，薰風滿座臨。韻方偕白雪，聲又出瑤琴。但得焦桐和，還宜古調尋。按腔誠合拍，挹爽欲披襟。解慍歌堪續，揮絃句自斟。此中佳趣別，高士樂偏深。

此詩雖係應試之作，但文字平正，氣度從容，自具格調。又如光緒二年（1876）所作〈北埔埔心書房門聯〉：「暫作書房因作市，淺談世事為談文。」以及光緒十年（1884）設教苗栗時所寫之：「培德養才家教遠，蘭孫桂子塾規宏。」對仗工

(31) 彭祝堂，《裕謙公略傳》（1955自印本）。

(32) 同上註，頁31。

整，意義深刻，亦是佳妙之作。

另一位粵籍文人為彭裕謙之門生姜紹祖，字贊堂，乃金廣福墾戶姜秀鑾之文孫，生於光緒三年（1877），卒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少穎悟，喜讀書，年十八，便以文章名鄉里。<sup>(33)</sup>不過，紹祖終非以文人稱耀於世，而是在乙未割臺之時，組織練勇奮力抗日而聞名。有關姜氏對日作戰的壯舉，連橫《臺灣通史》「吳徐姜林列傳」已有著墨，而後又有署名「北埔大隘人」的無名氏，作一客語敘事詩〈姜紹祖抗日歌〉，<sup>(34)</sup>詳加鋪陳當時姜氏與日人交戰慘況，對於姜氏抗日事蹟的了解有所助益。

雖然紹祖早有文名，但因早逝，故今日實難獲見其作。昭和三年（1928），新竹姜樹人嘗輯贊堂先生遺稿，計蒐羅絕句、律詩、聯語等三十餘則，以白報紙謄寫版印，題為《姜贊堂先生遺稿》，王國璠氏許為「清新可喜」，<sup>(35)</sup>不過筆者並未見得此一詩集。目前所可知者，乃連橫《臺灣詩乘》中所錄存之吉光片羽，其曰：

……紹祖字贊堂，居北埔，為墾戶秀鑾之孫（案：當為曾孫）。少年豪爽，亦頗能文。曾建茶亭於鹿寮坑，以息行人，自撰楹聯鑄於柱石曰：「雖非廣廈遮寒士；亦效環滁築醉翁」；又曰：「此外程途多未歷；箇中甘苦貴親嘗」。亦可想見其人矣。……<sup>(36)</sup>

上述姜氏之聯語，意境恢闊，尤其前聯自言在鹿寮坑設置涼亭以供行人休憩之舉，固然不能媲美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普造廣廈庇天下寒士的理想，但也不乏〈醉翁亭記〉中歐陽修寓心山水之樂，又與民同樂的襟抱。於此可見紹祖時雖年少，但志向宏大，器宇不凡，而藉此亦能測得姜氏作品的一嚮之美。

不過，清代本地傳統文學作者中，雖然曾經出現上述三位粵籍文人，但因蕭國香及姜紹祖的詩作，今日幾已不傳；而彭裕謙目前所見殆屬日治時期作品，因此未能一探清代粵籍作者文學表現的特色，亦難進與閩籍文人作一比較，甚為可惜。

(33) 參見王國璠，《臺灣先賢著作題要》，頁 89。

(34) 無名氏撰，〈姜紹祖抗日歌〉，臺灣分館藏有一毛筆書寫影本，但不知為稿本或抄本？

(35) 王國璠，《臺灣先賢著作題要》，頁 89。

(36) 參見連橫，《臺灣詩乘》（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5），頁 262。

### (3) 家族色彩濃厚

本地傳統文人出自同一家族的情形極為普遍，如郭菁英與郭成金為兄弟，彭培桂與彭廷選為父子，鄭祥和為鄭鵬雲之父，林占梅與林汝梅為昆仲，杜淑雅為占梅之妾，黃玉柱與黃彥威、黃彥鴻為父子，陳濬芝為陳浚荃之兄長，張謙六、張息六亦是兄弟，林次湘為蔡啓運之妻……等，又如鄭崇和、鄭用錫、鄭用鑑、鄭用銛、鄭如松、鄭景南、鄭如蘭、鄭以典、鄭樹南、鄭以庠、鄭燦南等都出自北門鄭家，更可蔚為「文學家族」。

細繹本地傳統文人的組成，出現了家族性的色彩，對於文學發展實具有一定的意義與影響：

其一，家族的組織功能，使族人間本就具有親密的關係，一旦有人從事文學活動或創作，極有可能帶動影響他人跟進，譬如林占梅欲其妾杜淑雅入塾學詩，並請林豪授以金針；蔡啓運之妻林次湘亦工詩藝，平時夫唱婦隨之餘，亦敦促家中媵妾每日要拈題吟詠，故一門皆曉風雅，稱為韻事；又若鄭景南，有見祖父鄭用錫於北郭園中時有文酒盛會，於是也在咸豐七年（1857）與朋儕組織「斯盛社」，藉以切磋詩文；當然，若干家族中同時出現父子、兄弟檔的文人，更可能是由於傳承薰陶之故。總之，家族中參與文學創作或文藝活動的人愈多，代表文學在家族中愈受到重視，這都足以使竹塹文學創作風氣更為興盛。

其二，家族中人本就生活密切，故在文學創作上，極易產生集體活動的情形，甚而組合成為「作家群」。如道光年間由本地七名文人組織而成的「竹塹七子」，<sup>(37)</sup> 他們平日一起度詩審文，唱和風騷，成為一聞名當時的文人集團。而此集團成員計有鄭用錫、鄭用鑑、鄭用銛、鄭如松、郭成金、鄭士超、劉星槎，其中用鑑為用錫之從弟，用錫為用銛兄長，如松是用錫之子，故此作家群之主要成員其實來自鄭氏家族。

透過上述，可以了解本土文人組成份子所呈現的家族性傾向，不僅有助竹塹地區傳統文學活動或相關創作的推動；更是促使文人由獨自吟詠作文的寫作方式，改變為集體切磋的可能原因之一。

(37) 王松，《臺陽詩話》，上卷，頁14載：「希向在道光間為新竹七子之一，與鄭社亭先生父子遊，……」，可見「竹塹七子」此一文人團體，至遲在道光年間已經存在。

#### (4)本土流寓兼出

揆諸清代臺灣文學發展史中，若干自大陸來臺的流寓文人，在鯤島人文初露曙光之際，著實擔負了臺地文學啓蒙的重責大任；但隨著臺灣進入文治化社會，本土文人逐漸興起，流寓文人早已無法如康、雍、乾時期，在文壇中發出璀璨的光芒。不過，他們並未就此消失，而是依然與本土文人繼續保持密切交流，由於兩岸文人的觀摩較勁，促使臺灣文學更加茁壯。是故，在探究臺灣文學成長的歷史時，大陸流寓文人的存在，不容忽視。

至於清代竹塹地區的情形亦是如此，大陸流寓文人在本地文學發展史上並未缺席，只是因為本地開發較晚，流寓文人主要出現在道光年間以後，尤其咸、同年間本邑兩大名園「潛園」與「北郭園」文酒鼎盛時期，海內知名之士，吟嘯其間，賓主並美，最是樂事。此際寓竹的文人，如直隸清苑汪昱、河南河內曹謹、浙江山陰秋曰覲、廣東鎮平曾驤、湖南石門吳希潛、浙江山陰陸翰芬、浙江海寧查小白、福建閩縣林維丞、江蘇金匱嚴金清、福建浯江林豪、福建侯官楊浚、安徽桐城方祖蔭……等，或為仕宦，或為幕客，或為文士，或因編修方志而至，或為賞玩園林來此。雖然來竹原因不盡相同，駐竹時間也長短不一，但都能在客寓時間內，參與本地詩文活動，創作相關作品，對於竹塹文風頗有助長之功。其中，又有若干流寓文人，如查小白與林薇臣等，客遊既久，終老於此，遂得與本土文人長期來往，關係密切。同時他們也憑藉精湛的創作能力，而能在本地文壇佔有一席之地，甚至產生影響力，深受本土諸子敬重。

當然，流寓文人之外，本土新興文人的出現更為重要，畢竟本土文人才是本地文學發展的主力，豐富的人力資源，足以使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的發展可大可久。事實上，自嘉慶中葉後，本土文人陸續興起，如郭成金、鄭用錫、鄭用鑑、林占梅、郭襄錦、林汝梅、鄭如蘭、林鵬霄、蔡啓運、陳濬芝、陳朝龍、鄭鵬雲、王松……等，人才不絕，益使竹塹文壇蓬勃發展；而其中鄭用錫、林占梅不僅是本地文壇的領導人物，透過其人其園的號召，更使海內各地文人雲集於此，使竹塹吟會臻於高潮，成為臺灣文學發展史上的盛事。

## 2. 社會背景分析

### (1)科舉士子是文人基礎群

根據施懿琳對清代臺灣詩作者的觀察，發現臺灣本土文人的一大特色是，其



組成份子皆屬科舉社群。(38) 而從附錄的竹塹文人資料表中，吾人也的確可以肯定此項事實，其中除極少數是以捐納的異途方式取得功名者外，超過九成以上的文人是從正途獲有進士、舉人、貢生、生員等科名，顯見科舉士子誠為本土文人的基礎群。

那麼，何以從事文學創作者多為具有科名之士子呢？士子對於科舉功名的追求與本地文學發展有何關聯呢？吾人從以下鄭用錫的詩中，或可略見端倪。〈景孫體弱未嚴課而詩文日進喜而賦此〉二首之二云：

文章有福關聰穎，軌範相期共步趨。最慰書香傳一脈，天將晚景慰桑榆。(39)

詩中，用錫見到景南詩文日進，可能有福獲取科舉功名，鄭氏一脈書香可傳，倍覺心喜。又如林占梅〈正月二十日啓館呈遜蘭師並示若邨舍弟〉詩云：

少小須勤學，文章實可親。詩嚴力不費，性定課方真。絳帳丹鉛重，青燈尺璧珍。待看春試返，芹藻羨頭巾。(40)

占梅告諭其弟汝梅文章其實可親，只要努力勤學，自能在春試中功成名就。由此看來，顯然在時人眼中，創作詩文本為科舉而準備，並非肯定文學本身藝術價值而為，或為創作而創作。不過，為了應考所培養的詩文寫作能力，卻是成為一名傳統文學作者的重要條件；日後，這批科舉士子一旦真正投入文學創作時，自然能夠駕輕就熟。

另外，從附表一的作者資料中，可以發現本地文人獲致功名的時期肇始於嘉慶中葉以後，至道光朝而趨盛，歷經咸、同時期後，而於光緒朝為最。如此，無疑顯示了本地文學主力群活躍的時期，主要集中在此一階段。

## (2)本土文人多係商人子弟

觀察竹塹本土文人相關資料，發現本地文人中有近二分之一係商家子弟，適足說明竹塹商人家族的確培育出較多的文士，對於本地文學創作及活動參與度較

(38) 施懿琳，〈清代臺灣詩所反映的漢人社會〉，頁 208。

(39) 鄭用錫，《北郭園全集》（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頁 154。

(40) 林占梅，《林占梅資料彙編》，頁 37，「潛園琴餘草」。

高。

其中，本土若干文人其本身或家族設有商號者，如郭菁英、郭成金、郭襄錦屬「郭怡齋」商號，林占梅、林汝梅屬「林恆茂」商號，林鵬霄屬「林同興」商號，張錦城屬「金德美」商號，鄭兆璜屬商號「鄭和昌」、「鄭澤記」，魏紹吳屬「魏崑記」商號，又王松隸商號「王和利」，鄭用錫、鄭用銛、鄭如松隸商號「鄭恆利」、「鄭永承」、「鄭穎記」，鄭用鑑隸商號「鄭恆升」，鄭如蘭隸商號「鄭恆利」、「鄭永承」、「鄭勤記」……等。實際上，商人家族本就是竹塹地區社會中，較具經濟實力的一群，此種情形延續到日治初期仍然未改。<sup>(41)</sup> 何況前述商號中，不乏清代塹城有名的大郊商，<sup>(42)</sup> 尤其「林恆茂」、「鄭恆利」、「鄭恆升」等，所擁有之財富更是驚人。例如林占梅憑藉「林恆茂」商號的優裕經濟實力，單是興築潛園，便花費十餘萬兩；而鄭用錫也因為「鄭恆利」等商號的經濟後盾，投入北郭園的創建費同樣將近十餘萬金；<sup>(43)</sup> 又如鄭如蘭，在日治初期時，其派下商號（「鄭恆利」、「鄭永承」、「鄭勤記」）財產總值達六十六萬九千圓，在全臺僅次板橋林家及霧峰林家。<sup>(44)</sup>

由於商人家族可觀的經濟實力，因此出身商人子弟的文人，自然無庸憂慮生活家計，而有較多餘裕的時間或金錢，從事詩文創作及相關文學活動；甚至召集同好，組織詩社，酬唱往來，同享吟宴。查考清代竹塹文風能駸駸日上，以及文酒盛會高居北臺之冠的原因，其與本土文人多屬商人子弟，實有莫大關聯。

### 三、清代竹塹地區文人的交遊網絡 ——集體活動風氣的出現

透過以上的陳述後，吾人可以發現清朝時期本地曾經有過為數不少的文人活躍於此。對於這種情況，前引連橫《臺灣通史》中有關鄭用錫與林占梅的傳記，還會特別提及本地存在過以「潛園」與「北郭園」為文人主要活動場域的時期。

(41) 參見林玉茹，〈清代竹塹地區的在地商人及其活動網路〉，頁 170。

(42) 郊商是自大陸、臺灣沿岸各港來的船戶、水客以及行舖取得進口商品，又包買地區性物產出口的進出口貿易商人。關於竹塹郊商的情形，參見林玉茹，〈清代竹塹地區的在地商人及其活動網路〉，頁 84-87。

(43) 參見鄭鵬雲、曾逢辰，〈新竹縣志初稿〉，頁 195，「古蹟」。

(44) 參見〈臺灣的素封家〉，《臺灣協會會報》38（1901），頁 361-362。

當時，若干本地雅士及流寓文人，多與園林主人鄭用錫及林占梅保持密切的交往，而客居於此的文人也時相過從，兩大名園宛然成爲本地兩大文學活動中心。

近年來研究臺灣近代文學有成的大陸學者汪毅夫，除了肯定連橫深刻的觀察外，並且指出，其實「當時臺灣北部的文學活動，正是以新竹作家群爲主要力量」，而且「新竹作家已有集體活動的風氣（其間有小規模的結社活動，如潛園吟社的創立）」，<sup>(45)</sup>進一步強調了當時的新竹作家群間，已有文人團體的出現，並且從事集體文學活動。

細繹上述連、汪二氏之旨，的確道出本地清代傳統文學發展過程中不可忽略的要點：其一，在咸、同年間，本地文人與流寓文人經常雲集北郭園、潛園之中，因此形成兩大作家群，雖然有互別苗頭的意味，但也彼此交流，故能刺激本地文學的興盛；其二，在兩大作家群中，又有若干文人合組詩社，以文會友，共同切磋較技，因此產生集體活動的風氣。事實上，透過前文及後附作者生平資料表的鋪陳敘述，已可察覺出潛園與北郭園中，確有作家群的出現。

當時，林占梅與鄭秉經、曾驤、查小白、秋曰觀、林豪、林亦圖、陸翰芬……等本地及流寓文人，或是園池夜飲，亭樓醉吟，或是雅集寓齋，竟日歌詠，在林占梅《潛園琴餘草》中，其〈初夏以來四境不靖園中花事就蕪屆殘臘始報安堵爰修小園招諸韻士雅集各有佳作予忝主位乃強顏續成五排一首〉、〈郡垣諸韻士雅集寓齋竟日吟詠即席賦贈〉、〈秋夜園中雅集〉、〈諸友燕集潛園〉、〈上巳日張筵池東軒邀曾籥雲先生葉松潭廣文內弟黃翼南孝廉暨諸同好詩歌射奕作脩禊韻事〉……等詩的詩題，已足說明潛園之中常有文人聚會創作，並且從事集體文學活動。另外，這種文人集體活動、創作的風氣，更藉由詩社的成立，顯得別具規模而有組織性，占梅詩集中作有〈邀曾籥雲先生驤偕諸同人涵鏡軒納涼烹茶賞荷分韻得嬌字〉、〈園西南隅菊圃中結茆屋四楹顏曰陶愛草廬落成日值黃花盛開邀同社友雅集賦此索和〉、〈九日社友東籬雅集〉、〈社中諸君子知拙集編次已成除夕夜各具酒脯集於梅花書屋爲祭詩之會作此愧謝〉……等詩，可以證實當時已有詩社的成立，而且常在潛園中活動。

而潛園之外，北郭園中的文學活動也極爲熱烈，鄭用錫與郭成金、鄭士超、

(45) 參見劉登翰，《臺灣文學史》（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1），頁232，「近代文學」。

鄭祥和、蕭國香、劉星槎、黃玉柱、汪昱、朱材哲、丁曰健……等，亦常詩歌往返，賓主唱酬，用錫稿本中存有〈北郭園新擬小八景蒙諸公唱和題詩不勝榮幸爰作長歌以答之〉、〈余筆硯久荒俗塵三斗因諸公賦贈勉索枯腸互相唱和竟生技癢非敢以誇美也詠此自謝〉……，顯見用錫等人也有集體活動、創作的情形；其孫鄭景南甚至仿效成立「斯盛社」，在北郭園中與同儕切磋詩文，用錫更作〈勗斯盛社諸君〉、〈再勗斯盛社諸友〉等詩以勸勉。

瞭解了本地兩大名園中作家群的活動情形後，那麼吾人不禁要問，何以兩大名園能夠文人薈萃，蔚為本地主要文學活動中心？又何以本地騷壇會出現文人團體，形成集體活動的風氣呢？這固然與潛園、北郭園巧奪天工的美景，具有招徠各地文人來此的魅力有關，然而名園主人及眾文人間交遊網絡的建構，恐怕更是文人們聲息相通，交流往來的主要原因；這也正是清代竹塹地區文人集團得以出現，集體活動風氣得以形成的重要背景因素。以下便就本區傳統文學作者的交遊網絡，加以探究說明。

### (一) 家族關係

仔細觀察清代竹塹地區的本土文人及流寓文人，將會發現若干文人之間其實經常往返，彼此存在著某種人際關係網絡。這其中，「家族的關係」無疑是文人關係網絡中最為明顯的部分。

如前所作本地文人組成份子之分析，本地文人組成實有濃厚之家族色彩，其間包括父子、兄弟、叔姪……等成員。如鄭崇和為用錫之父，用錫為如松之父，景南為如松之子；鄭如蘭為鄭用錫弟用錦之子，而鄭樹南為鄭如蘭之子；又用鑑為用錫之從弟，而鄭以典、鄭以庠兩堂兄弟則為用鑑之孫。再如，郭菁英與郭成金為兄弟，彭培桂與彭廷選為父子，林占梅與林汝梅為昆仲，張謙六、張息六為兄弟……等。家族成員因為擁有親密關係，故其聚集從事文學活動或創作的情形，亦極自然，如道光年間出現的文人團體「竹塹七子」，其中成員便有四人出自鄭用錫家族。

### (二) 婚姻關係

文人間的婚姻關係，也是不可忽略的交遊網絡之一。前述林占梅與杜淑雅、

蔡啓運與林次湘爲夫妻檔作者外，又如郭成金長子娶鄭用錫長女，林占梅之妹嫁與鄭用錫次子如梁，鄭兆璜之妹嫁與陳濬芝，鄭用錫之孫鄭宣南娶黃如許長女，鄭用鑑之孫鄭俊齋娶林鵬霄二兄林鵬飛之女，用鑑另一孫鄭以文娶林鵬霄長兄林鵬雲之女。<sup>(46)</sup> 透過聯姻的關係，能夠使文人間的距離迅速消失，得以親近如同家人一般。

### (三)師生關係

因爲師生關係的存在，文人彼此可以獲得更多教學相長的機會；而透過教師的汲引，門生得以一窺文學殿堂之富，進而達到薪火相傳的目的，使本地文學活動及創作更加蓬勃。如鄭用錫與鄭用鑑出自王士俊門下，余祖恂爲占梅業師，林汝梅師事彭培桂，林豪爲杜淑雅的西席，黃玉柱早年受教於鄭用錫，陳信齋受業於李希曾，鄭鵬雲從學於林維丞、鄭燦南入劉廷璧門下，以及姜紹祖師事彭裕謙等。

### (四)朋儕關係

朋儕關係，亦是文人熟絡來往的重要因素，其中芸窗至交、同榜好友，固然能使文人友誼深厚；而若干由於性情相近、居所相鄰、賓主之誼……等其他因緣成爲摯朋的情形，也不少見。前者如，朱材哲爲鄭用錫鄉試的同年，鄭鵬雲、鄭以典、鄭以庠一起入臺北府學號爲「鄭門三傑」，張麟書與鄭家珍同受學於陳錫茲門下而義結金蘭，曾逢臣與陳朝龍同於光緒七年（1881）進學新竹縣學；後者如，林占梅推曾驥爲知己，張錦城與張息六交情甚篤，陳朝龍與劉維圭、蔡啓運素來相善，黃如許與王松結忘年之交，鄭如蘭與林亦圖、吳逢清、鄭鵬雲、王松時相過往。事實上，文人同儕間的交遊，往往是意氣相投，志同道合，所以遇有雅會吟集，常能聯袂以赴，如此更易形成集體創作的風氣。

### (五)商業關係

部分出身商人子弟的文人，因爲平日業務上的需求，彼此本就接觸頻繁，他

(46) 以上有關鄭家與本地文人的姻親關係，參見鄭鵬雲，《浯江鄭氏族譜》（1914石印本）。

們有時一同參與商業投資經營，如李陵茂、林恆茂、鄭吉利……等皆屬金廣福大隘的股夥；而一旦遇到自身利益受損，也會結合力量設法克服，如光緒四年（1878），同為竹北一保隆恩佃戶的鄭恆利、李陵茂、王和利……等郊商，由於不滿徵收不合理的田租，便群起向臺北府知府陳星聚申訴。再者，也常一起從事某些行政、社會、文教活動：例如道光六年（1826），郭成金（郭怡齋）、鄭用鑑、鄭用錫（鄭恆利）……等秉請建造淡水廳城；同治二年（1863），郭襄錦（郭怡齋）、吳士敬（吳振利），隨同林占梅（林恆茂）參與討伐戴潮春之亂；光緒十四年（1888），林鵬霄（林同興）、林汝梅（林恆茂）……等偕同各清賦委員勸諭丈量；光緒二十年（1894），有鑑於考棚損壞，林汝梅（林恆茂）、鄭如蘭（鄭恆利）乃聯同士紳陳濬芝、陳朝龍稟請撥款修繕。<sup>(47)</sup>

由於上述這些商人家族子弟，平日便因所需有著密切合作的關係，因此極易建立起良好的情誼，而在以文會友時，也常能呼朋引伴，出現集體活動的情況，進而形成文人集團。如光緒十二年（1886），文人籌組的「竹梅吟社」便是一個以商人子弟為主的文學性社團，當時參與詩會的文人雅士，有來自李陵茂的李鈞礪、鄭恆利的鄭如蘭、鄭澤記的鄭兆璜、吳振利的吳澄秋……等紳商家族的文士。<sup>(48)</sup>足證商人交遊網絡的資源，的確有利於文學活動的推廣。

## （六）官紳關係

在地方社會的體系中，通常存有一些具有較高社會地位或影響力的人，一般通稱為「社會領導階層」，而想要晉身社會領導階層的途徑有很多種，其中透過科舉考試或藉由捐納是文治社會中較常使用的方法；<sup>(49)</sup>清代本地鄭、林士紳家族勢力的奠定，正是絕佳的例子。根據統計，鄭用錫家族以正途考試獲得功名者共有21人，林占梅家族則有6人；而兩族家業龐大，財富傲人，以捐納方式取得官銜

(47) 以上有關清代竹塹商人間的商業合作關係或所共同從事行政、社會、文教活動的情形，參見林玉茹，〈清代竹塹地區的在地商人及其活動網路〉，第六章，頁164、181、191。

(48) 參見《臺灣新報》，第354號，明治30年11月12日、《臺灣新報》，第359號，明治30年11月18日、《臺灣日日新報》，第3650號，明治43年6月28日，及林玉茹，〈清代竹塹地區的在地商人及其活動網路〉，頁193。

(49) 關於「社會領導階層」一詞的意涵及其組成原因、類型，參見蔡淵聚，〈清代臺灣社會領導階層〉，頁72-82。

者亦極可觀，林家計有 7 人，而鄭家更高達 53 人，<sup>(50)</sup> 因此得以成爲本地重要的士紳家族。

一旦能夠躋身士紳之列後，便有與官宦結交的機會，故鄭用錫、林占梅二人在建構名園後，才會有若干官宦、幕僚出現園中，與之觥籌交錯，歡暢吟詠。如鄭用錫與淡水同知丁曰健、福建建寧總兵曾玉明、噶瑪蘭通判富謙、淡水廳訓導鄭祥和、竹塹巡檢汪昱……等，皆有唱詠之樂；而林占梅與臺灣道徐宗幹、淡水同知秋曰觀、鹿港同知宜泉、淡水廳幕吳希潛、周子玉部郎……等，亦有吟詩相酬之舉。有了地方官員及幕客的參與，本地文學活動自然生色不少，更能促使竹塹地區文學聲勢壯大。

其實，在前文筆者對竹塹文人組成份子及其社會背景的分析中，已然發現這些爲數不少的文人士子，彼此之間存有相似的特質，例如大多具有科舉功名，又半爲商人子弟，且對於文學創作有著共同的喜愛。而今再進一步釐清眾文人間之交遊網絡後，就更清楚地顯現出：文人間多半具有家族血緣關係，或有師生關係，或爲同僚官宦，或屬朋友倫儕，或有婚姻關係，或曾建立良好的官紳互動；而且這些關係並不只是個別的存在，他們也常出現層層交構的情形。例如徐宗幹與林占梅雖屬官紳關係，但後來徐氏將占梅收錄門下，則二人又產生師生關係；又若郭成金與鄭用錫既是商業伙伴，也是兒女親家，故其交誼自然更加親密。是故憑藉著文人條件的近似，以及種種人際網絡的建立，得使這些傳統文學作者，包括本地文人及流寓文人，不再隔閡，反而熟稔親近，交流密切，頻頻以文會友，這便是本地在清代出現文人團體，甚而產生集體活動或創作風氣的關鍵所在。

#### 四、清代竹塹地區的文學活動——以詩社爲中心

誠如上述，清代竹塹地區的文人彼此間其實存有集體活動的風氣，而此種集體活動的模式，尤其利於本地文風的推廣與發展。至於文人所進行的集體活動或創作，主要是透過詩社吟會的設置來推動。

(50) 關於鄭、林二家以異途方式取得功名的情形，參見林玉茹，〈清代竹塹地區的在地商人及其活動網路〉，頁 314-316。

本地詩社的出現，除了因為文人間有著重疊的交遊網絡而聯絡聲氣，自然產生集體活動或創作的現象外，竹塹巨室鄭用錫、林占梅二人的領導號召，並開放兩大名園做為文人聚會悠游的文學活動場域也有著莫大關聯。故欲究本地詩社之始，又當從鄭用錫與林占梅所設詩社著手，而後再論及其他。不過，由於早期文獻不足，極難清晰勾勒出本地詩社發展的全貌，因此本文以下僅能依據有限資料，推知其中可能的發展及活動概況。

### (一)竹城吟社

道光年間，本地已經出現有文人集團——竹塹七子，因此對於文人集體活動及創作風氣的形成，甚至詩社的成立，顯示已經具備成熟的人文條件；何況，咸豐元年（1851）北郭園始建後，更為本地文人集會提供絕佳的空間環境，有利文人結社聯吟。

「北郭園」，其園名依鄭用錫〈北郭園記〉所述，除了位於塹城北郭之地而得名外，也取義自李白〈送友人〉「青山橫北郭，白水繞東城」詩句。此園前後歷經三年擴建，擁有「小樓聽雨」、「小亭春望」、「蓮池泛舟」、「石橋垂釣」、「小山叢竹」、「深院讀書」、「曲檻看花」、「陌田觀稼」八景。園內建構完善，雖較潛園興築為晚，但美輪美奐，足與潛園媲美，亦成了各地文人紛沓而至的遊旅勝地，且凡京官過客相訪，莫不樂往盤桓，小作勾留，往來如傳舍人，故時人稱為「外公館」。<sup>(51)</sup>

由於北郭園風景宜人，處處皆是入詩的絕妙題材，而主人鄭用錫也好款待各地文人，賞玩園林，吟詠作樂，故如用錫稿本中存有〈北郭園新擬小八景蒙諸公唱和題詩不勝榮幸爰作長歌以答之〉等詩，可以印證文人與用錫集體活動及創作的事實。而目前所見最早記載竹塹地方逸史的《百年見聞肚皮集》也曾載曰：

自此若遇佳辰令節、良辰美景、天氣晴和，常招集騷人逸士，到園玩賞，真有「霽日園林好，清明煙火新」，「春色滿園真可羨，每逢家節約重倍」。

(51) 參見恽我氏撰、林美容點校，《百年見聞肚皮集》（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5），頁46。



故文人墨客多樂與公遊……。(52)

這本出自本地人士之手，蒐羅地方掌故而成的書籍，<sup>(53)</sup> 清楚說明了當年園中確實常有文人集體活動。如此觀來，園中既然常有文人集體活動，那麼文人集結成社，自然屬實，何況用錫之孫也在北郭園中仿效成立「斯盛社」。

園中既然曾經出現詩社，那麼詩社名稱為何？吾人遍尋用錫詩文，並未發現明確記載。於是，後世出現紛紜的說法，如《新竹縣志·藝文志》以為詩社名曰「斯盛社」，乃用錫等竹塹七子所創；<sup>(54)</sup> 而王文顏、廖雪蘭、施懿琳等相關研究者，皆謂用錫於咸豐年間所設立的詩社為「竹社」。<sup>(55)</sup> 以上究竟何者為真？

查考鄭氏《北郭園全集》中曾提及的「斯盛社」，實為其孫景南與諸侶為備考而設，並非竹塹七子所創的詩社，故《新竹縣志·藝文志》顯然有誤。而新竹耆老亦屬現任竹社社員的范根燦，所撰〈竹社沿革概略〉一文追溯昔年竹社的歷史，則紀錄該社成立時間乃在同治二年，<sup>(56)</sup> 係鄭用錫死後始出現的詩社。那麼，咸豐年間，北郭園中之詩社當非竹社，王文顏等人之說亦不符合真相。今據明治四十三年（1910）《臺灣日日新報》載：

新竹道、咸年間，鄭社亭儀部設有竹城吟社，圖章猶存。……<sup>(57)</sup>

此段文字，雖屬日治時期所記，但是文中明言「竹城吟社」圖章猶存，言之鑿鑿，當非虛假，故因以斷定用錫在道、咸間所創詩社，名為「竹城吟社」。

至於當時竹城吟社的成員，由於缺乏明確記載，故僅能略作推測，大概除了主持者鄭用錫外，其他吟侶應有竹塹七子中的鄭士超、鄭用鑑、鄭用銛、郭成金、劉藜光、鄭如松，以及經常出入北郭園中的文士許蔭庭、黃驥雲、曾驥、汪韻舟

(52) 恠我氏撰、林美容點校，《百年見聞肚皮集》，頁46。但此處林氏標點斷句原作「『霽日園林好，清明煙火新，春色滿園真可羨』。每逢佳節約重倍，……」，筆者以為當作「『霽日園林好，清明煙火新』，『春色滿園真可羨，每逢佳節約重倍』。」較妥。

(53) 作者為新竹人士恠我氏，關於其身份與撰書梗概，參見林美容，〈點校前言〉，《百年見聞肚皮集》，頁14-17。

(54) 黃旺成，《新竹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頁2，「藝文志」。

(55) 參見王文顏，〈臺灣詩社之研究〉（臺北：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79），頁49；廖雪蘭，《臺灣詩史》（臺北：武陵出版社，1989），頁28；施懿琳，〈清代臺灣詩所反映的漢人社會〉，頁53。

(56) 參見范根燦，〈竹社沿革概略〉，《元暉詩草》（新竹：1993自印本），頁129。

(57)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第3650號，明治43年6月28日。

……等人。

## (二)潛園吟社

潛園的設置，是本地文壇的大事。園主林占梅，人稱「清江舍」，性豪邁，喜賓客，往來交際，貴賤相忘，濟困扶危，糜萬金不少惜，有「東漢八廚」風，<sup>(58)</sup>平日工詩書，精音樂，故騷人墨客亦喜與之遊。道光二十九年（1849），先生耗費鉅資築潛園於竹塹西門內，咸豐五年（1855）始落成，結構精巧，雅擅山林之勝，文士客途來竹，莫不一覽園林勝景，時稱「內公館」。<sup>(59)</sup>有關潛園的命名，殆因《易經·乾卦》初九爻辭「潛龍勿用」而得。<sup>(60)</sup>

正因為占梅好交遊，再加上名園的吸引，故潛園內常見文人駐足，如林維丞、林豪、查小白、曾驥、陸翰芬、葉松潭……等皆曾是潛園座上客，其詩集《潛園琴餘草》中就經常出現與眾文人雅集的詩作，如〈園西南隅菊圃中結茆屋四楹顏曰陶愛草廬落成日值黃花盛開邀同社友雅集賦此索和〉二首、〈九日社友東籬雅集〉、〈社中諸君子知拙集編次已成除夕夜各具酒脯集於梅花書屋爲祭詩之會作此愧謝〉……等詩，便是當年占梅與同人集結詩社的最佳證據。

不過，在《潛園琴餘草》內言及詩社活動的多首作品中，占梅始終未曾談及此詩社的名稱。唯王松《臺陽詩話》上卷有載：

「花魂」、「花氣」、「花顏」、「花影」，此潛園吟社題也。時同詠四十餘人，具高才飽學之士，工力悉敵，不易軒輊；余唯愛秋雁臣司馬（曰覲）所作。其一得「幽」字云：「花容一霎黯然收，憑弔芳魂到九幽。無影無形空有恨，和煙和雨不勝秋。珮環月下憐卿瘦，風雨宵深替爾愁。我賴一枝香在手，衆香卻被此勾留。」……司馬遇賊盡節，故全錄之。事載廳志，祀昭忠祠。

(58) 語見王松，《臺陽詩話》，下卷，頁46。

(59) 參見恠我氏，《百年見聞肚皮集》，頁114。

(60) 關於潛園命名由來，一般皆謂取自《易經》「潛龍在田」，如陳運棟，《內外公館史話》（桃園：華夏書坊，1994），頁15；徐慧鈺，《林占梅先生年譜》，頁53。然《易經·乾卦》爻辭僅有「潛龍勿用」、「見龍在田」，而無「潛龍在田」。

同書下卷又載：

潛園吟社偶賦一題，哀然成集，四方文士，趨之如鶩，以主人愛才如命，雅有玉山顧阿瑛之風。噫！亦豪矣哉！（61）

顯然據王松所知，當年潛園內所設詩社是為「潛園吟社」，即以潛園之名冠稱之。

那麼潛園吟社成立的時間究在何時？占梅咸豐元年（1851）以前曾作有〈邀曾籥雲先生相偕諸同人涵鏡軒納涼烹茶賞荷分韻得嬌字〉、〈諸友人夜集潛園小飲分韻得新字〉二詩，由詩面題意來看，似乎所指的是詩社活動。另外，〈園西南隅菊圃中結茆屋四楹顏曰陶愛草廬落成日值黃花盛開邀同社友雅集賦此索和〉一詩，題中「同社友雅集」應屬較明確的詩社活動用語，而此詩作於咸豐五年，如此可見，潛園詩社的設立當在咸豐五年以前，甚至可能早在道光二十九年潛園創建之際，便已出現。

至於吟社成員，由於林氏詩集中並未明白指出，故只能推測最有可能的加入者，應是《潛園琴餘草》中經常出現與占梅唱和的詩友，如鄭如松、黃偉山、黃翼南、葉松潭、曾驥、林豪、林維丞、查小白……等。另就王松所觀潛園吟社詩題，曾有四十餘人同詠，亦可略窺當年詩社活動的規模。

### (三)斯盛社

「斯盛社」是清代竹塹地區少數詩社中，有確切記載成立時間及與社人數的詩社。但是前述王文顏、廖雪蘭、施懿琳等人，並未言及竹塹有「斯盛社」的存在；而《新竹縣文獻會通訊》及《新竹縣志·藝文志》雖有記錄此社，卻誤以為新竹之有詩社，似以斯盛社為濫觴。（62）

實則鄭用錫《北郭園全集》刊本中有〈七年七月七日景孫祀奎星招七友為斯盛社書此勗之〉、〈贈斯盛社同人〉、〈再贈斯盛社同人〉三詩談到此詩社之事，從上述詩題中，已昭示詩社成立時間是在咸豐七年七月七日（詩題雖僅作七年，但據用錫生卒年仍可斷定作於咸豐七年），用錫之孫景南（如松之子、用錫長孫）與

(61) 王松，《臺陽詩話》，上卷頁 23 及下卷頁 44。

(62) 《新竹文獻會通訊》15（1954），頁 2，及黃旺成，《新竹縣志》，頁 2，「藝文志」。

其友侶共計七人一同入社，當日並有祭祀奎星的儀式。但後人因見〈贈斯盛社同人〉詩云：

磊落英姿正少年，諸君結社各翩翩。留松開徑邀三益，種竹成林得七賢。  
壯志好登瀛海巒，文光齊射斗牛躔。積薪望汝能居上，聯臂相期尺五天。

便率爾以爲「斯盛社」爲用錫與吟友所設，甚且臆測詩友七人殆竹塹七子之謂，<sup>(63)</sup>恐是未能竟讀全詩及集中另外二詩之故。

不過，用錫雖非斯盛社的社員，對於此社卻常予以指導，並充滿期許。其〈七年七月七日景孫祀奎星招七友爲斯盛社書此勗之〉詩云：

七月七日占星斗，勝友七人盛文酒。心香一瓣拜奎星，天上文衡主持久。  
相期雲漢踏金鼈，山盤十五戴其首。願爾努力各飛騰，上應列星同攜手。  
神如首肯來默相，報賽年年薦藜韭。

以及〈再贈斯盛社同人〉云：

蕭森竹木映窗紗，聚首論文日未斜。牛耳登壇慚我執，龍頭奪錦許誰誇。  
心苗好種文章福，腹稿能便氣象華。得失全憑三寸管，榜中花即筆中花。

前詩指出在斯盛社結社當日，景南等人祭祀了掌管世間文運的魁星，希冀在科舉上有好表現，而用錫也對眾人寄予厚望；後作之中，則見用錫告曉後輩，功名得失端在三寸筆桿上，七人務要時常聚首論文，多作努力，才有平步青雲的機會。而從這二首詩中，也可以清楚瞭解「斯盛社」與「竹城吟社」、「潛園吟社」文人雅集、吟風弄月的組織性質並不相同，此社不若一般文學性的組織，乃是七位青年學子爲謀科舉功名、切磋詩文而設的集團；又其活動內容並不全然僅有「詩」歌吟作，聚會期間也會品論文章。

咸豐七年「斯盛社」的出現，事實上也佐證了「竹城吟社」、「潛園吟社」必較「斯盛社」更早成立，鄭景南等人當是受到用錫創社的影響，才會效法而有結社之事。

(63) 《新竹文獻會通訊》15 (1954)，頁2；黃旺成，《新竹縣志》，頁2。

#### (四)竹社

「竹社」是新竹地區歷史最悠久的詩社，從清代、日治時代迄今，仍然吟唱不斷。大抵清代是竹社的草創期，日治時代則是黃金期，活動臻於全盛；目前則由耆老劉進先生擔任「竹社」的總幹事，與范根燦、蘇子建、鄭煙地等人間有詩會，並與臺北「澹」、桃園「蘆」二社合辦「澹竹蘆三社聯吟」多年，雖然規模早已不復當年，但是本地擊鉢盛事得以再加延續，已屬難得。

有關竹社發展的歷史，范根燦〈竹社沿革概略〉一文敘述較詳，不過內容多半側重日治時期活動概況，對於清代則描摹甚少。文中記載竹社在清代初創情形如下：

咸豐八年鄭用錫歿後，斯盛社（筆者按：本文亦以為斯盛社為用錫等竹塹七子所設之詩社，其間錯誤已於上述）漸為世人淡忘，經數年後，於同治二年繼之而起者有竹社及梅社，竹社乃曾得意科舉者所組織，而梅社分子則多為未成名童生，在有無意中有分庭抗禮之概，迨至光緒十二年由蔡啓運提倡聯合竹梅二社為竹梅吟社……。

從上段文字中，可以得知「竹社」成立的時間，乃在同治二年（1863年），詩社社員身份是曾得意於科舉者；而此文認為竹社是在用錫死後才出現的詩社，且以為是在用錫所設詩社隨其過世而為人淡忘之時，才應運而生，那麼顯然竹社是繼竹城吟社之後的重要詩社。

#### (五)梅社

有關「梅社」創設的情形，依照前引范根燦〈竹社沿革概略〉所述，其與「竹社」創立時間相同，只是詩社中人多為未成名的童生，身份有所不同罷了，但兩社有分庭抗禮之勢。竹塹詩人陳濬芝曾為梅社重要人物，陳基六〈哭家瑞陔（濬芝）進士〉有云：

南宮一捷了前途，返棹清溪竟永徂。梅社昔曾懸赤幟，竹城今已等黃墟。  
未甘呼應同牛馬，何害春秋促惠姑。只恨華堂新建就，纔來賀燕便啼

鳥。(64)

詩中「梅社昔曾懸赤幟」一句，證實了「梅社」的存在，也凸顯了濬芝在梅社中的地位；正由於濬芝在梅社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所以日後才能與蔡啓運一同負擔合併「竹社」、「梅社」為「竹梅吟社」的大任。

## (六)北郭園吟社

道、咸年間，鄭用錫所倡之竹城吟社，隨著先生棄世而趨於式微，同治二年竹塹出現「竹社」與「梅社」兩大詩社，已有承繼前賢遺緒，取而代之為竹塹重要詩社之意。不過，北郭園中的詩社活動並未因此煙消雲散，據王松為鄭如蘭《偏遠堂吟草》一書所作跋語云：

水田鄭氏一門三賢，久為吾竹望族，風流文采至今猶存。歲丙戌，松方弱冠，得從諸先達後入北郭園吟社，……。(65)

在王松弱冠之時，園中尚有鄭如蘭等人所主持的「北郭園吟社」，賡續吟詠唱酬的雅事；而文中所云「丙戌年」乃光緒十二年（1886），則顯然「北郭園吟社」應成立於光緒十二年以前。

又，明治四十三年（1910）《臺灣日日新報》載：

光緒初年，新竹詩人林薇臣亦在潛園創設吟社，鼓勵後進。不數年而瑞咳、葦卿、維圭、紫亭、啓運、逢清、子潛、伯璵諸詩人，後先媲美，彙聚一堂，遂設有竹梅吟社。(66)

可能是林占梅過世之後，潛園詩社活動已不若從前，因此光緒初年，占梅生前的門客林薇臣（維丞），有意再拾光輝，重組詩社，發揚潛園盛事，此舉也鼓舞了後來「竹梅吟社」的成立。從《臺灣日日新報》這段文字來看，林薇臣在光緒初年應已重振潛園昔年的詩社活動，才能影響後進組織「竹梅吟社」；果如此，潛園內

(64) 陳基六，《鰲峰詩鈔》，收於傅錫祺，《櫟社沿革志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叢第170種，1963），頁134。

(65) 文收於鄭如蘭，《偏遠堂吟草》（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頁113，「王松跋」。

(66) 《臺灣日日新報》，第3650號，明治43年6月28日。

必有新組的詩社，只是不能確定詩社名稱是否沿用占梅時期的「潛園吟社」社名？

那麼，由上述觀來，或許是薇臣重振詩社的企圖心影響了鄭如蘭，所以鄭氏也在光緒初年成立「北郭園吟社」；又或許是鄭如蘭先有繼續北郭園詩社活動的準備，故在用錫死後組成了「北郭園吟社」，因而啓發了林薇臣在潛園重新創社的舉動？總之，光緒年間，兩大名園內的詩社活動，由於鄭如蘭與林薇臣的努力，總算得以繼續不輟。

### (七)竹梅吟社

清同治二年後，新竹地區出現兩大重要詩社：竹社及梅社。因為入社者身份有別，竹社是由曾得意科舉者所組織；梅社則多為未成名童生，因而彼此頡頏，互領風騷。這種分峙的情形，直到光緒十二年蔡啓運的提議而改觀，據范根燦〈竹社沿革概略〉所述：「光緒十二年由蔡啓運提倡聯合竹梅二社為竹梅吟社」，因為蔡啓運合併「竹」、「梅」二社成立「竹梅吟社」，使得詩社聲勢更勝從前。

關於「竹梅吟社」的興起及發展情形，創社人蔡啓運有云：

光緒丙戌秋，余與吾竹諸友倡立竹梅吟社而為擊鉢之舉。初尚吟侶寥寥，繼則聞風至者甚多。月夕花晨，鑪香椀茗，刻燭命題，攤箋鬥捷，僉謂後起風雅不減晉安。己丑而後，或則應官遠去，或則作客他方；甚有騎鯨長辭相繼而赴修文之聘者，吟壇樂事於焉終止。甲午春，陳君瑞陔禮闈報捷，錦旋後復與余興懷前事，雅定後期。正擬大會衣冠，重張旗鼓，不謂良緣有限，盛事難逢。當天心爛醉之時，正海水群飛之日，江山無恙，風景全殊，城郭依然，人民非舊，欲求如昔日之晨夕過從，詩酒從事者，不可復得。……(67)

由此序可知，「竹梅吟社」的創立是由啓運與朋輩倡議而立，但是究竟尙有何人共論？文中僅知陳瑞陔可能也是創社的提議者，其餘未見註明。不過，前引明治四十三年《臺灣日日新報》曾載，葦卿、維圭、紫亭、逢清、子潛、伯璵等人亦屬

(67) 參見蔡汝修，《臺海擊鉢吟集》，頁1，「蔡啓運序」。關於《臺海擊鉢吟集》一書，臺灣分館藏有陳燦厚毛筆手抄本，而筆者所見為新竹文化中心所藏之刊本影印本，但未註明為何人何時所刊印。

倡議者，則顯然本地多位文人對於此社的成立皆深表期盼，力謀事成。而後詩社果於光緒十二年成立，雖起先吟侶寥寥，但其後規模漸增，入社成員愈多，迄光緒十五年後，因為同人或應官遠去，或作客他鄉，或有病故者，社員凋零，因此社運漸衰，直到乙未割臺以後，終究無法再振斯文。

至於竹梅吟社社員的情況，參酌專為蒐羅該社擊鉢作品而編輯的《臺海擊鉢吟集》，其中所附同仁齒錄載有：林清漪、謝壽昌、施天鈞、施廷俊、辛邦彥、林亦圖、陳世昌、鄭如蘭、黃如許、林鵬霄、李祖訓、吳逢清、曾逢時、陳叔寶、劉廷璧、陳濬芝、鄭兆璜、蔡見先、陳編、張貞、黃應達、陳朝龍、鄭鵬雲、戴珠光、鄭家珍、鄭以庠、鄭燦南、鄭神寶、鄭登瀛、魏清德、鄭邦鱸、林震東、王松、王石鵬、王國材、林馨蘭、林朝崧、林朝琛、林資銓、林幼春、陳錫金、傅董南、賴紹堯、陳瑚、陳貫、莊雲從、蔡惠如、林載昭、徐莘田、鄭秋涵、鄭肇基、蔡汝修等人，計包括本地文人、大陸流寓文人以及臺中、苑裡等地雅士；此外，尚出現部分詩作被選列集中，但未予列名的作者 25 名，包括施雲舫、洪月樵、施梅樵、丘逢甲、陳懷庭、莊伊若、梁啓超、櫻井勉……等人，人數可謂眾多。

不過，依照蔡氏前述，竹梅吟社創於光緒十二年，光緒十五年社運漸衰，甲午戰後因為無法延續昔年風雅而寂然，但是集中社員名錄卻出現鄭神寶、魏清德、鄭邦鱸、林震東、鄭秋涵、鄭肇基等人，其在光緒二十年時大抵年紀尚輕，自非竹梅吟社的創議者或初期參加者；此外集中所收擊鉢作品，又有鹿苑吟社、櫟社同人、日人櫻井勉以及 1911 年始來臺的梁啓超詩作，故知上列名錄所載，實際應該涵括了日治時期的擊鉢作者多人，已非竹梅吟社在清代初創時期的原貌，可能收納了蔡啓運所曾參加的鹿苑吟社及櫟社等其他詩社的成員。

總觀「竹梅吟社」的發展歷程，雖然其在清代竹塹地區真正活動的時間有限，主要集中在光緒十二年至十五年間，至二十年已經式微，但是因為成社過程出於本地若干文人的倡議，與過去潛園吟社、竹城吟社或北郭園吟社皆由鄭、林二大家族巨室主控不同，是以在清代竹塹文學發展上有其特別的意義。

以上歷敘清代竹塹地區詩社發展的過程，雖然文獻史料不足，但至少可以確定本地在清代時期，曾經出現七個詩社，證實了竹塹文人集體從事文學活動或創作的風氣極為盛行。



而觀察本地詩社活動的鼎盛時期，自是在道、咸年間，鄭、林二氏興構名園，招攬各地文人之際。但自二人去世以後，雖然北郭園中鄭如蘭續撐大局仍有「北郭園吟社」的活動，潛園也有林亦圖再繼詩會；然而昔日以潛園、北郭園為主要活動場域的兩大作家群，其組織型態則趨於轉變，漸漸改為小型詩會了。當時地方上，先是同治年間，出現由曾得意於科舉之人士組成的「竹社」，與未成名童生成立的「梅社」，接著光緒十二年（1886）陳濬芝、蔡啓運等文人，提議合併上述「竹社」與「梅社」組成「竹梅吟社」。姑且不論上列詩社的分合，同治、光緒年間這些詩社的持續存在，證明了本地集體活動、創作風氣仍然未衰；只不過，這些詩社成員聚會的場所不定然限於兩大園林，而一切活動的主導權也逐漸擺脫過去向由鄭、林家族主導的局面，旁落到其他竹塹文人的身上。上述這種情形的出現，正是暗示昔日潛園、北郭園兩大家族左右文壇的盛況即將不再，竹塹文人百家爭鳴的時代已將來臨。

## 五、結語

清代竹塹地區文學冠於北臺的事實，雖然早經連橫稱揚，但歷來未見相關論文予以闡述，故始終披著一層面紗，世人難以獲見真正面目。爲了廓清這一段臺灣文學史上的迷霧，本文嘗試歸納探究當時的作家群及其文學活動，以求深入了解竹塹文壇的發展概況。

在本文的研究中，吾人發現清代竹塹地區的文學作者，多數擁有科舉功名，大半係居住於塹城之內的閩籍人士，粵籍文人鮮少；其中二分之一以上出身商人子弟，家族色彩濃厚；而文壇所見率以男性作家爲主，偶見女性投身其中。

另外，仔細回顧清代竹塹地區的文學發展，其間不僅有本地文人，竄起文壇，展現才華，更有若干流寓之士來此挖揚風雅，切磋較技。竹塹文學，就在眾文人嶄露頭角，各顯身手中，愈形多采多姿。

除了本土及流寓作家個別出色的表現外，文人間也藉著不同的交遊網絡，彼此產生聯繫，進而結爲文人團體，形成詩社組織；這種文人集體創作風氣的出現，更是清代竹塹文風蔚然成形的重要關鍵。目前所知，清代竹塹地區文學集團組織的首肇，應屬道光年間的「竹塹七子」最早；而咸豐年間，隨著潛園、北郭園的

興築，以及兩園主人的熱情相待，名園之中，文人雲集，賓主盡歡，文酒盛會更是臻於高潮。這不僅使得竹塹文風更形熱絡，高居北臺之冠，也是臺灣文學史上值得注意的大事。此後，迄於光緒朝，本地又陸續出現其他詩社，吟宴唱酬始終不斷，總計在有清一代共有七個詩社，已佔當時全臺詩社數目的一半以上，<sup>(68)</sup>顯示本地文人十分熱衷文學創作與活動，而這也正是竹塹文風冠於北臺各地的重要原因。

以上對於清代竹塹地區文人及其文學活動概況的描繪陳述，應當有助掌握當時的文學氛圍，得以一窺「北臺文學之冠」的清代竹塹文壇盛況，這對於竹塹區域研究中尚未被觸及的文學範疇，當有其奠基之效。

---

(68) 賴子清、王文顏、廖雪蘭、施懿琳、陳丹馨等人曾經統計清代臺灣詩社的數目，但各人所得不一，大抵在十個到十三個之間。

附表一 清代竹塹地區本土文人生平資料表

姓名	字 號	生卒年	科 名	重 要 事 蹟	詩文集名稱	備 註
鄭崇和	字其德 號詒菴	乾隆 21 年— 道光 7 年 (1756-1827)		原籍福建同安，十九歲時渡臺，設塾教學，門下多達才，晚益好宋儒書，嘗於竹塹沿山一帶設隘防禦番人，後入祀鄉賢祠。		* 初居後壠，後徙竹塹城北門。 * 進士鄭用錫之父。 * 商號鄭恆利、鄭永承。
王士俊	字熙軒 號子才		嘉慶 10 年生員	嘉慶 15 年與郭菁英等聯名呈請設儒學於竹塹。設塾家中，推廣文教有功，連橫《臺灣通史》列入〈文苑傳〉。		* 竹塹樹林頭庄人。 * 王世傑五世孫。 * 鄭用錫為其高弟。
郭菁英	字顯相	?—道光 14 年 (? -1834)	嘉慶 15 年生員	胸次高潔，絕營求，背誦六經如流，與人交和藹可親。曾與王士俊倡設儒學於竹塹，連橫《臺灣通史》將之與弟郭成金同列「王士俊」傳下。		* 竹塹西門人。 * 舉人郭成金之兄。 * 商號郭怡齋。
郭成金	字甄相 號貢南	乾隆 45 年— 道光 16 年 (1780-1836)	嘉慶 24 年舉人	嘉慶末，捐題建造文廟，主講明志書院，以振興文教為念。後授連江教諭，未任而卒。		* 竹塹西門人。 * 竹塹七子之一。 * 商號郭怡齋。
林長青	字子鶴		道光元年恩科舉人	夙慧生成，聰明特達，以文名於時。性純謹，不與官府事，人皆稱為長厚者。		* 竹塹城人。
鄭用錫	字在中 號社亭	乾隆 53 年— 咸豐 8 年 (1788-1858)	嘉慶 15 年彰化縣學生員 嘉慶 23 年舉人 道光 3 年進士	開臺黃甲，熱心公益，嘗募鄉勇平亂，編撰《淡水廳志稿》，主講明志書院，築北郭園，詔祀鄉賢祠。	遺稿有北郭園詩鈔、述毅堂試帖、課兒文稿，楊凌合編為《北郭園全集》	* 竹塹北門人。 * 鄭崇和次子。 * 竹塹七子之一。 * 詩中說理，直抒胸臆，古體出於擊壤一派，近體流於生澀。 * 商號鄭恆利、鄭永承、鄭社記。
鄭用鑑	字明卿 號藻亭 又號人光	乾隆 54 年— 同治 6 年 (1789-1867)	嘉慶 16 年彰化縣學生員 道光 5 年拔貢 同治元年詔舉孝廉方正	任明志書院講席垂三十年，陳維英出其門下，與用錫合編《淡水廳志稿》，入鄉賢祠。	遺稿「靜遠堂詩文集」，刊刻時定名為《靜遠堂詩文鈔》	* 竹塹北門人。 * 鄭崇和堂弟崇科之子。 * 竹塹七子之一。 * 詩歌偏好自然生活之曠詠，情感沖穆平淡。 * 商號鄭恆升。
鄭用銜	字文靜 又字文字 號穎亭	嘉慶 7 年— 道光 27 年 (1802-1847)	道光 24 年恩貢	鄭崇和四子，鄭用錫之弟，以讀書為業。		* 竹塹北門人。 * 竹塹七子之一。 * 商號鄭恆利、鄭永承、鄭穎記。
鄭士超			進士?	生長竹塹，移籍廣東，由進士典用部職，官至按察。		* 竹塹七子之一。 * 關於鄭氏之功名，《淡水廳志》載為進士，但筆者查考《明清進士題名碑錄》，則未見其人。

彭培桂	譜名秋香 字遜蘭	嘉慶 8 年— 咸豐 9 年 (1803-1859)	咸豐 6 年恩貢	祖籍泉州府同安縣，年少時隨父來臺定居城外。曾設書房於鄉里及北門，後受聘潛園，任林占梅及汝梅之西席。鄭如松亦為其門生。	竹裡館詩文集	* 竹塹棟榔庄人。 * 彭廷選之父。
鄭祥和	字祖瑞 號恬波	嘉慶 10 年— 同治 10 年 (1805-1871)	永春州歲貢生	道光 12 年二十八歲時東渡遊淡，舌耕為業，當時耆宿鄭用錫、鄭用鑑、陳維英皆厚禮嚴聘以課子弟，門生多成材。同治 4 年，丁曰健聘署淡水廳學訓導，遂由福建永春州卜居竹塹北門外清雅。好吟詠，對《詩經》尤有研究，嘗著《毛詩音釋》四卷，未刊。		* 竹塹清雅人。 * 鄭鵬雲之父。 * 商號永茂。
鄭如松	字牖生 號蔭坡	嘉慶 21 年— 咸豐 10 年 (1816-1860)	道光 17 年優貢 道光 26 年舉人	主講明志書院，光緒 13 年全臺採訪局彙報孝友，15 年題准。與林占梅交情甚篤，時有詩歌往返。		* 竹塹北門人。 * 竹塹七子之一，鄭用錫之子。 * 商號鄭恆利、鄭永承、鄭祉記。
鄭如恭	字堯羹	道光 2 年— 道光 26 年 (1822-1846)		自少讀書，克體親心，能扶老濟困，惜壯年便棄世。光緒 15 年旌表孝友。《臺灣詩錄》選錄其作。		* 竹塹北門人。 * 鄭用錫堂弟用錕之長子。 * 商號鄭恆利、鄭永承、鄭祉記。
劉星槎	一名希向 號藜光		道光廩生	與鄭用錫父子甚善，著有吟草若干卷，已佚。		* 竹塹七子之一。
林占梅	字雪邨 號鶴山 又號巢松 道人	道光元年— 同治 7 年 (1821-1868)	道光 22 年捐 例貢生	急公好義，參與平定戴潮春之亂，築潛園，海外文士多聞風而來，為當時文壇領袖。	潛園琴餘草	* 竹塹西門人。 * 詩多悲歌，擅寫園林。 * 商號林恆茂。
鄭秉經	字貞甫	道光元年— 光緒 12 年 (1821-1886)	附貢生	原籍福建同安，十餘歲隨父渡臺，事雙親至孝，旌表孝友。同治 2 年曾隨林占梅平戴潮春之亂，因功候選訓導。乃潛園常客，占梅之吟友，林氏《潛園琴餘草》載有其事。		* 竹塹北門人。
許超英	字志清		道光 26 年舉人	候選教諭。家世清寒，廣交遊，秉性任俠，不畏權勢，世有「竹塹許舉人不畏事」之稱。詩風豪放，王松《臺陽詩話》選載其七律作品，多所稱揚。		* 竹塹水田庄人。
彭廷選	字雅夫 一字升階	道光 6 年— 同治 7 年 (1826-1868)	道光 29 年拔貢	徐宗幹任臺學道時，極賞之，屢試拔高等。善書畫，工詩賦，詩文多選刻於《東瀛試續》、《瀛州校士錄》中。曾任教諭。	傍榕小築詩文稿 兜湖居筆記	* 竹塹棟榔庄人。 * 彭培桂之子。 * 詩多滑稽之作，意存懲戒。

吳士敬	譜名禮儀 字以讓 號謹齋	道光6年— 光緒12年 (1826-1886)	同治9年舉人	戴潮春亂平，因功奏保候選訓導，家業殷富，熱心地方事務，定期資助鄉內文生參加考試，卒後三年詔祀孝悌祠。王松《臺陽詩話》載有其詩。		* 竹塹城人。 * 商號吳振利、讓記。
郭襄錦	字雲裳		道光間生員	候選知州。《臺陽詩話》、《新竹文獻會通訊》皆選錄其作，詩近宋人，蒼老渾成。		* 竹塹西門人。 * 郭成金家族。 * 商號郭怡齋。
童蒙吉	字蕪雲	道光間人	歲貢生	工詩賦，王松《臺陽詩話》載其絕句作品。		
鄭超英	字乙蓮	道光間人	舉人	官與童蒙吉相唱和，王松《臺陽詩話》載其作品。		
黃玉柱	字笏山		咸豐5年舉人	祖籍福建侯官，早年移居淡水竹塹，受教於鄭用錫。咸豐9年至廣西任官，在職期間，命治下塾師率徒入署背誦《孝經》，獎賞有差。王松《臺陽詩話》載有其作。		* 擅詩文，工書畫，頗受鄭用錫賞識。 * 詩人黃宗鼎、黃彥鴻之父。
林汝梅	字若村 號紫珊 道號元培	道光13年— 光緒20年 (1833-1894)	同治生員	參與新竹多項公共要務，中法戰爭時，曾募練鄉勇防守新竹，與岑毓英關係良好，又助劉銘傳進行開山撫番工作。平生好詩畫及佛老學，師事彭培桂，王松《臺陽詩話》收錄其作。		* 竹塹西門人。 * 林占梅之弟。 * 商號林恆茂、林祥記。
蕭國香	字蘆階		同治元年恩科舉人	好吟詠，與鄭用錫、林占梅十分熟稔，時有唱和，迭見二人集中，亦二大名園之常客。		* 粵籍。
鄭如蘭	字香谷 號芝田	道光15年— 明治44年 (1835-1911)	同治12年淡水廳增生	邑中舊人，屢賑災困，家富而性儉，好吟詠，光緒13年曾獲簽報題准孝友。	偏遠堂吟草	* 竹塹北門人。 * 鄭用錫弟用錦之次子。 * 詩歌專主性情，取徑陶、白。 * 商號鄭恆利、鄭永承、鄭勤記。
鄭景南	名渭漢 字少坡 號少岳	道光22年— 同治元年 (1842-1862)	咸豐6年舉博士弟子員 咸豐8年淡水廳廩生	咸豐7年在北郭園內組「斯盛社」，社員七人，彼此切磋詩文。		* 竹塹北門人。 * 鄭用錫長男如松之長子。 * 商號鄭恆利、鄭永承、鄭祉記。
林鵬霄	字世弼 號漢侯	道光29年— 明治37年 (1849-1904)	光緒8年貢生	出身商人家族，光緒17年補臺中縣儒學教諭。日據時代，曾任新竹辨務署參事及新竹監獄教諭師。	苦茶村人詩草	* 竹塹苦茶腳人。 * 古近體詩歌皆佳，筆力雄偉，頗有才情。 * 商號林同興。
張鏡濤	名麗生 字崧甫 號宗嶽	道光30年— 明治34年 (1850-1901)	光緒19年新竹縣學廩膳生	擅長制舉文字，為竹梅吟社社員，但久困場屋，乙未後攜眷渡廈，設館授徒於當地。明治32年，受鄭如蘭之邀回竹任西席，鄭神寶、林榮初，劉克明等為其高足。	慎餘堂吟草	* 竹塹南門人。

葉清華	字松潭		生員	經常出入潛園，時與占梅吟遊，並從愚占梅刊印詩集。		* 竹塹人。 * 葉邵夫之子。 * 潛園常客。
杜淑雅	字韻士	咸豐元年— 光緒 29 年 (1851-1903)		從林豪學詩，知書識禮，能琴工詩。占梅卒後，青年守節，吟詠盡廢。乙未後，內渡避難。王松《臺陽詩話》載錄其作。		* 林占梅之妾。
張錦城	字迪吉 官章金聲	咸豐 3 年— 大正 9 年 (1853-1920)	光緒 11 年邑 庠生	性好學，於經尊朱子，史嗜馬遷，尤邃於易理，著有《易經解》，未刊行。嘗主講明志書院。張純甫謂其父：「晚年學為詩，愛浣花、昌黎，古風得其神似」。		* 竹塹北門水田尾人。 * 張純甫之父。 * 商號金德美。
蔡啓運	名見先 字啓運 亦字振豐 號應時	咸豐 5 年— 明治 44 年 (1855-1911)	新竹縣附生	光緒十二年與陳瑞陔等人創「竹梅吟社」，編有《臺海擊鉢吟集》。割臺之役，曾佐丘逢甲倡義，事敗，寄情聲色。乙未後，遷居苑裡。曾與同好組「鹿苑吟社」及「櫟社」，後又回新竹倡設「竹社」。	養餘軒詩草	* 竹塹客雅人。 * 所作近於香奩，樂社第一集曾錄存十八首，餘作皆佚。
林次湘	字佩香 一字秋蘭 別號香谷 女士			年十九，歸蔡啓運。工書善畫能琴，日人中山樵曾為文讚譽其作。	碧雲軒小稿	* 詩歌綿麗清微，鄭鵬雲《師友風義錄》載有多首作品。
鄭以典	譜名安策 字簡齋 號子方	咸豐 5 年— 明治 29 年 (1855-1897)	光緒 6 年臺北 府學廩貢生	中法戰役，奉辦團練，獲軍功，素具鄉望。平生喜好吟詠，日人據臺後憂鬱而亡。		* 竹塹北門人。 * 鄉賢鄭用鑑之孫，鄭以庠之堂弟。 * 與鄭鵬雲、鄭以庠號為「鄭門三傑」。 * 商號鄭恆升。
陳濬芝	字瑞陔 號紉石	咸豐 5 年— 光緒 27 年 (1855-1901)	光緒 8 年舉人 光緒 24 年進士	喜詩文，曾入梅社、竹梅吟社及臺北牡丹吟社。又嘗掌教明志書院及臺北明道書院。乙未，參與抵制割臺義舉，後歸籍福建安溪，曾任考亭書院山長。	竹梅吟社擊鉢吟	* 竹塹西門人。
鄭兆璜	字葦卿 又字葦汀 號竹谿	咸豐 5 年— 大正 10 年 (1855-1921)	光緒 17 年恩 貢	先室由泉渡臺，以商業起家於新竹，受業於鄭維藩，里中稱為能詩文者，為竹梅吟社社員。割臺事起，內渡歸泉。	硯香齋詩集	* 竹塹北門人。 * 其妹夫為陳濬芝。 * 商號鄭和昌、鄭澤記。
曾逢辰	字吉甫 號鏡湖 又號南豐 逸老	咸豐 5 年— 昭和 3 年 (1855-1928)	光緒 7 年新竹 縣學生員	平生以舌耕為業，授業於貓兒碇二十餘年。明治 28 年曾任貓兒碇莊長，明治 30 年與張麟書同任新竹公學校漢文教師，並與鄭鵬雲合編《新竹縣志初稿》，後又與修《新竹廳志》。清光緒 12 年入竹梅吟社，日據時期則為竹社社員，大正 5 年起任竹社副社長。		* 竹塹城外溪埔仔庄人。

陳浚荃	字梅陔	卒年 76	生員	乙未割臺後返安溪，任教於詔安縣儒學。	懶雪窩詩鈔	* 竹塹西門人。 * 陳藩芝之弟。
張麟書	名仁閣 號孟仁 又號焦庵 又號澀谷 老人	咸豐 6 年— 昭和 8 年 (1856-1933)		出身寒門，受業於陳錫茲、鄭維藩，惜時運不濟，屢試不中。日人據臺後，任新竹公學校漢文教師，頗受推崇。	麟鳳閣文集	* 竹塹南門棘仔腳人。
彭裕謙	名發 字牧堂 官章裕謙	咸豐 6 年— 大正 8 年 (1856-1911)	光緒元年臺北府學生員	自幼受句讀於其父官生，俊異穎脫，未幾而略通大義。及長，濡染文史，下筆成章，未入泮即設館課徒，執教凡卅年，曾任金廣福墾戶姜家西席。乙未後曾攜眷回粵，次年即返臺。明治 33 年受任北埔公學校教授囑託，37 年以患眼疾辭。		* 粵籍，北埔人。 * 為姜紹祖之啓蒙師。
陳朝龍	字子潛 號臥廬	咸豐 9 年— 光緒 29 年 (1859-1903)	光緒 7 年新竹縣學廩生	少時以工詩能文而聞名，光緒 5、6 年掌教東城義塾，後又設館北門靜修書齋，光緒 12 年入竹梅吟社。嘗纂新竹縣採訪冊，乙未後避居福州，抑鬱而終。	十癖齋詩文集	* 竹塹城人。 * 與林維丞、劉維圭、蔡啓運時有詩酒之樂。
李希曾	字鈞璠	咸豐 10 年— 大正 3 年 (1860-1914)	光緒 17 年貢生	早年設帳教學，陳信齋、王瑤京出自門下。光緒 20 年，詮選訓導。乙未後內渡泉州，詩酒自娛，卒亡內地。		* 竹塹城人。 * 商號李陵茂。
鄭樹南	譜名安柱 字擎甫 又名拱辰 晚號水田 逸叟	咸豐 10 年— 大正 12 年 (1860-1923)	監生	家道富裕，讀書務求實學，不屑為章句之儒，平日熱心公益。日人據臺後，任新竹保甲局長、新竹辨務署參事，及新竹州協議會會員、臺灣總督府評議員。	水田逸叟詩文稿	* 竹塹城北門人。 * 鄭如蘭長子。 * 商號鄭吉利。
鄭鵬雲	字毓丞 又作毓臣 號北園後 人	咸豐 11 年— 民國 3 年 (1861-1914)	光緒年間生員	同治 4 年隨父來臺定居竹塹，從林亦園學，因同姓之誼，甚受鄭如蘭敬重，嘗為鄭氏編輯家乘。日據初期，與曾逢辰共修縣志。好詩文，為竹梅吟社重要詩將。後赴福州，客死異鄉。	師友風義錄	* 竹塹北門外滴雅人。 * 鄭祥和之子。 * 商號永茂。
魏紹吳	字篤生	同治元年— 大正 6 年 (1862-1917)	光緒間生員	性恬靜，喜讀書，於北門設書房「啓英軒」，及門弟子多有成。長子清德，曾任《臺灣日日新報》漢文部主任；孫火曜，為臺灣大學醫學院院長，皆有名一時。	啓英軒文集 啓英軒詩集	* 竹塹水田人。 * 除詩文集外，尙著有《啓英軒燈謎》若干卷，已不傳。 * 商號魏崑記。
劉廷璧	字維圭 號雪和 又號無悔 道人	同治年間—?	光緒 5 年臺北府學廩生	鄭如蘭聘其在北郭園「吾亦愛」設塾授徒，光緒 12 年入竹梅吟社。書法殊佳，亦好燈謎，年僅三十六而卒。	翰村補筆樓遺稿	* 竹塹南門人。

黃如許	字淦亭		光緒 5 年恩貢	署彰縣學訓導。與王松為忘年之交，與鄭如蘭亦常往來。有遺稿二卷送通誌局，已佚。《臺陽詩話》摘錄其詩作。		* 竹塹城人。
吳逢清	字激洲 又作澄秋 號水田		光緒 12 年新 竹縣學歲貢生	性淡遠，喜讀書，光緒 12 年入竹梅吟社，17 年署臺灣縣學訓導。乙未後，攜家眷回晉江，後返竹設帳教學。		* 竹塹城人。 * 與鄭如蘭、王松常以詩切磋往來。
黃彥威	原名宗鼎 字樾滋	同治 3 年— 民國 43 年 (1862-1954)	光緒 15 年舉 人。	參與唐景崧所創「斐亭吟社」、「牡丹詩社」。乙未割臺時，參加康有為所發起之「公車上書」活動，後內渡歸籍福建侯官。	浣月齋吟稿	* 黃笏山之子。
黃彥鴻	字芸滋 號宗爵		光緒 14 年舉 人，光緒 24 年進士。	散館授編修，改軍機章京。與其兄彥威承家學淵源，詩畫有乃父之風。		* 黃笏山之子。 * 黃彥威之弟。
張 貞	字謙六		生員	原籍江西，因祖先遊幕來臺，遂居竹塹。艸角能吟詠，人多以神童目之。及長，補博士弟子員，個儼能文，受知於劉蘭洲觀察，後又蒙邑尊徐錫祉之器重。改隸後，嘗挈眷避亂榕城，尋復歸臺，老去則有憔悴行吟之感。	聽濤軒集	* 張謙六為張息六之兄。詩集為二人合刊之作。
張 鵬	字息六	同治 4 年— 昭和 3 年 (1865-1928)		乙未後與張金聲同避地榕垣，後亦返臺。初工帖括，割臺後，以韻語寫其無聊，為竹社重要成員，詩集由張純甫代為編次及撰序。	聽濤軒集	* 詩作以梅花百詠聞名於當時。
王 松	譜名國載 字友竹 號寄生 別號滄海 遺民	同治 5 年— 昭和 4 年 (1866-1929)		自少工詩，欲以詩人終其身，乙未挈家內渡，後歸竹塹，以詩結交鄭香谷，主北郭園記室。	臺陽詩話 滄海遺民續稿 友竹行窩遺稿	* 竹塹北門人。 * 詩宗隨園，以性靈為主，近體尤見性情，割臺後之作多變音。 * 商號王和利。
鄭家珍	字伯璵 號雪汀	同治 7 年— 民國 17 年 (1868-1928)	光緒 20 年舉 人	世代務農，早年受學陳錫茲門下，與張麟書等結為金蘭之交，與王松亦善。入泮後，設帳於東勢。乙未後，挈眷內渡，大正 8 年返竹。精通新舊學，學生篤好詩文。	倚劍樓詩文存 雪蕉山館詩集	* 竹塹城外東勢庄人。 * 詩作氣概高渾，直邁前賢。
陳信齋	字客猷	同治 7 年— 昭和 10 年 (1868-1935)	光緒 14 年新 竹縣儒學生員	出身著名郊商，先後受教李祖琛、李希曾父子。日人來臺後，曾任新竹保良局局長、新竹廳參事、新竹街長區長、新竹州協議會議員，深受器重。		* 竹塹北門街人。 * 商號恒吉。



查仁壽	字靜軒	?—光緒 5、6 年		善篆刻，作有百壽圖及司空圖詩品數百石，皆稱妙品。亦能詩，有詩稿，不傳。光緒年間家計拮据，訓蒙度活，病逝新竹。	靜軒詩稿二卷	* 詩人查元鼎之子。
鄭以庠	譜名安國 號養齋	同治 8 年— 昭和 12 年 (1869-1937)	光緒間臺北府 學增生	幼聰穎，早獲科名。鼎革後，內渡避難，後再返竹。大正 5 年後，任竹社社長。	拾翠園詩稿	* 竹塹北門人。 * 鄭用鑑之孫，鄭以典之堂弟。 * 喬號鄭恆升。
鄭燦南	字幼珮 又字綬甫	同治 13 年(— 作光緒元年) —大正 8 年 (1874-1919)		鄭崇和之曾孫，幼受業劉維圭門下。臺灣改隸，尤寄意於詩，師事洪月樵。與戴選浦懼詩學稍衰，提倡騷壇，獎掖後進。		* 竹塹北門人。 * 喬號鄭吉利。
戴珠光	字還浦	?—大正五年 (?-1916)	光緒間新竹縣 庠生	師事劉廷璧，光緒年間為竹梅吟社社員，日據後，曾任舊港區庄長。明治 44 年，出任竹社社長，對新竹詩社活動的推展，貢獻頗多。		* 竹塹魚寮庄人。
姜紹祖 (69)	字贊堂	光緒 3 年— 光緒 21 年 (1877-1895)	捐納監生	少穎悟，喜讀書，師事彭裕謙。光緒 20 年，返大陸參加鄉試，未中而歸。次年，臺灣割日，募鄉勇抗日，不幸身亡。連橫《臺灣詩乘》錄有其作。	姜贊堂先生遺稿	* 粵籍，北埔人。 * 北埔墾戶姜秀鑾之曾孫。 * 喬號姜義豐。

(69) 關於姜紹祖的生年，《新竹縣志》及《新竹市志》以為生於光緒元年，而吳學明，《金廣福墾隘及新竹東南山區的開發》，頁 301，據《姜氏祖譜》則謂光緒三年，此採後說。但不論姜氏生年為何，都超過本文所設 1870 年之斷限，不過因為姜氏卒年在 1895 年，故仍屬清領時期的人物；而其《姜贊堂遺稿》，據王國璠，《臺灣先賢著作題要》，頁 89 載：「本書係民國十七年新竹姜樹人所輯，白報紙騰寫版印，共收五、七言絕句二十四首，七律三首，聯語六則。皆清新可喜，北圖藏有抄本。」此稿雖出自後人所輯，但作品為姜氏生前所作，故仍屬清領以前的創作。只可惜，筆者後來並未尋獲此詩稿。

附表二 清代竹塹地區流寓文人生平資料表

姓名	字號	籍貫	科名	重要事蹟	詩文集名稱	備註
阮蔡文	字子章 號鶴石	福建漳浦	康熙 29 年江西榜舉人	文武兼備，平日留心經世之學，具語言天分。康熙 54 年，調任臺灣北路營參將，曾北上巡視大甲以北各地。途經竹塹時，作詩一首，是有關本區早期居民生活情況的珍貴史料。		
曾曰瑛	字芝田 一作芸田	江西南昌	監生	乾隆 11 年由興化通判調陞淡水同知，兼攝彰化縣篆。孜孜以造士為懷，使士習民風日益向上。《臺灣詩錄》載有其作。		
汪 昱	字韻舟	直隸清苑	吏員	道光 11 年至 23 間數任竹塹巡檢。鄭用錫曾為其《閩游詩草》作序。	閩游詩草	* 與鄭用錫相善，彼此詩歌酬唱。
曹 謹	字懷樸 一字懷瑛 號定菴	河南河內	嘉慶 12 年解元	道光 21 年任淡水同知，迄 25 年即補海疆知府，26 年引病退休，29 年卒於家，年六十三。任內興文教，崇實學，每引諸生課試，必有花紅分獎，試卷課藝必躬自評閱，淡廳文風之盛，其人提倡有功。竹塹人士祀於德政祠內，以感念遺愛。光緒 2 年詔祀名宦祠。		
曹士桂	字丹年 號履堂	雲南文山	道光 2 年舉人	道光 27 年任淡水同知，在任凡九月，素重諸生品行，每逢試期，未聞有關說干請者。平生愛作詩文。	宦海日記	
朱材哲	字丹園	湖北監利	嘉慶 25 年進士	咸豐元年署淡水同知，與鄭用錫交往密切，後曾為鄭氏撰墓誌銘。		* 為鄭用錫鄉試同年好友。
丁曰健	字述安 號述菴	安徽懷寧	道光 15 年舉人	咸豐 4 年任淡水同知，同治 2 年為臺灣兵備道，與林文察共剿戴潮春匪逆。	治臺必告錄	* 與鄭用錫、林占梅相善，有詩歌往返。
余祖恂	字慎齋	浙江山陰		幕游東瀛數十載，林占梅師事二十年，於咸豐 4 年棄世。		
秋曰觀	字儁臣	浙江山陰	副貢生	咸豐 8 年任淡水同知，不久他調，11 年再署職。雅好詩文，曾參與潛園文酒盛會。同治元年，因伐戴潮春亂黨，不幸身亡。王松《臺陽詩話》選錄其作。		* 潛園吟社社友。
曾 驥	字第雲壑	廣東鎮平	諸生	少負不羈之才，遍遊各地山川，年四十客於臺，居北埔，後主林占梅潛園中，賓主唱和，文酒相陪二十年。同治 2 年去世。		* 林占梅潛園門客，但與鄭用錫亦過從甚密。
吳希潛	字修軒	湖南石門	生員	曾任淡水廳幕，與林占梅相交二十年，癖好詩、書、畫，同治 6 年卒。	東溪草	* 林占梅潛園門客。

陸翰芬	字少梅	浙江山陰		浙東名士，占梅待之逾常客，曾為占梅詩集作序。王松《臺陽詩話》曾著錄其作。		* 林占梅潛園門客。
查元鼎	字小白	浙江海寧	歲貢生	道光間渡海來臺，戴潮春亂事中幾亡，後移居新竹，受知林占梅甚多，潛園文酒之會尊為盟主。	草草草堂吟草	* 林占梅潛園門客。 * 詩寓哲理，以麗句寫哀思。
林星垣	字維丞 又字徽臣 號亦園	福建閩縣	咸豐間新竹縣學附生	咸豐九年，渡海來臺，受聘林占梅家，成為潛園上賓。光緒初年，在潛園號召成立詩社，刺激竹梅吟社之創立。晚年與北郭園主鄭如蘭相善，乙未憂時而卒。	潛園寓草	* 詩工香奩。 * 林占梅潛園門客。
林 豪	字嘉卓 又字卓人 號次連	福建晉江	咸豐 9 年舉人	同治元年來臺，後寓潛園四年，與林占梅相知相善。嘗撰《東瀛紀事》記載戴潮春亂事始末，頗具參考價值。6 年奉聘纂修《淡水廳志》。	誦清堂詩集 誦清堂文集 潛園詩選……等多種。	* 林占梅潛園門客。 * 詩歌語言散文化，好作古體。
嚴金清	字紫卿 一作紫珊	江蘇金匱	監生	同治 5 年署淡水同知，在任二年，創義倉、設義塾，又聘林豪編纂《淡水廳志》。工隸字，人多重之。王松《臺陽詩話》載有其作。		
楊 凌 穎嘒	字雲滄 號健公 又號冠梅 道人、觀 觀道人	福建侯官	咸豐 2 年舉人	同治 8 年來臺，受聘編纂《淡水廳志》，九年事成。後又因鄭如梁之託，為編次鄭用錫詩文遺稿。	冠梅堂詩鈔、冠梅堂文鈔、冠梅堂駢體文鈔。……等多種。	* 詩文闡深醇古，駢文多用習見故實，極少虛字。
徐錫祉	字小齋		進士	光緒 7-9 年及 10 年時，擔任新竹縣兩任知縣。公餘之暇，輒招名下士入署，問俗論文。王松《臺陽詩話》選有其作。		
方祖蔭	字樞庭、 越亭、慶 堂	安徽桐城	監生	光緒 11 年，任新竹縣事，曾增設小課培英社鼓勵幼童，重修明志書院。五年任內，推展文教有功。王松《臺陽詩話》選有其作。	東海鴻泥	* 與鄭如蘭交好。

說明：1. 本表作者卒年若有越過清代者，其紀年以所在地為主，若在臺灣則以日本紀年，若在大陸便以中國紀年說明。

2. 表中詩文集部分，所記錄者係作者一生之著述，故其中可能出現部分作品乃成於日治時代者。

3. 表中文人出身之商號，係參考「清代竹塹地區已知複式族系商號簡表」、「清代竹塹地區已知商人家族成員正途出身功名」、「清代竹塹地區已知商人家族成員異途出身功名」諸表所載，表見林玉茹，〈清代竹塹地區的在地商人及其活動網絡〉（臺北：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7）。

資料來源：本表內容所述，除依據各文人現存詩文集的記載外，主要參考下列典籍資料：

1. 鄭用錫撰，《淡水廳志稿》（臺灣分館館藏影本）；
2. 陳培桂著，《淡水廳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72 種）；
3. 陳朝龍編纂，《新竹縣采訪冊》（明治 40 年抄本）；
4. 不著撰者，《新竹縣采訪冊》（臺灣文獻叢刊第 145 種）；
5. 鄭鵬雲編撰，《活江鄭氏族譜》（大正 3 年石印本）；
6. 連橫著，《臺灣通史》（臺灣文獻叢刊第 128 種）；

7. 王松著,《臺陽詩話》(臺灣文獻叢刊第34種);
8.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列紳傳》(臺灣日日新報印行,1916);
9. 遠藤克己編,《人文薈萃》(臺北:遠藤寫真館,1921);
- 10.《臺灣日日新報》(臺灣分館館藏微捲);
11. 黃旺成總纂,《新竹縣志·人物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12. 張永堂總纂,《新竹市志·人物志》(新竹:新竹市政府,1997);
13. 王國璠撰,《臺灣先賢著作題要》(新竹:新竹社教館,1974);
14. 黃淵泉撰,《重修臺灣省通志藝文志著述篇》(臺灣省文獻會,1993);
15. 連雅堂撰,《臺灣詩乘》(臺灣省文獻會,1975);
16. 陳漢光編,《臺灣詩錄》(臺灣省文獻會,1984);
17. 江毅夫著,《臺灣近代詩人在福建》(臺北:幼獅出版社,1997);
18. 黃啓文著,《新竹史話》(臺灣新生報,1955);
19. 徐慧鈺編著,《林占梅資料彙編》(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4),「林占梅先生年譜」;
20. 施懿琳撰,〈清代臺灣詩所反映的漢人社會〉(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1),「清代臺灣詩作者資料表」;
21. 黃美娥撰,〈新竹地區傳統文學史料存佚狀況(清代—日據時代)〉,《國家圖書館刊》1997: 1。

## 引用書目

不著撰者

1993 《新竹縣采訪冊》，原臺灣文獻叢刊第 145 種。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王 松

1992 《友竹詩集》。臺北：龍文出版社。

1994 《臺陽詩話》，原臺灣文獻叢刊第 34 種。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王國璠

1974 《臺灣先賢著作題要》。新竹：臺灣省立新竹社會教育館。

王國璠、邱勝安

1977 《三百年來臺灣作家與作品》。臺北：臺灣時報社。

吳學明

1986 《金廣福墾隘及新竹東南山區的開發》，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 14。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汪毅夫

1997 《臺灣近代詩人在福建》。臺北：幼獅出版社。

林 豪

1957 《誦清堂詩集》。菲律賓：大眾印書館。

林玉茹

1997 〈清代竹塹地區的在地商人及其活動網絡〉。臺北：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施添福

1987 《清代在臺漢人的祖籍分佈與原鄉生活方式》，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地理研究叢刊 15。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1989 〈臺灣歷史地理研究割記(二)：竹塹、竹塹埔和「鹿場半被流民開」〉，《臺灣風物》39(3):73-82。

1990 〈清代臺灣竹塹地區的土牛溝和區域發展〉，《臺灣風物》40(4):1-68。

施懿琳

1991 〈清代臺灣詩所反映的漢人社會〉。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范根燦

《元暉詩草》。新竹：自印本。

恠我氏撰、林美容點校

1995 《百年見聞肚皮集》。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

徐慧鈺

1994 《林占梅資料彙編》。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

張永堂(總纂)

1997 《新竹市志》。新竹：新竹市政府。

連橫

1975 《臺灣詩乘》。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79 《臺灣通史》，原臺灣文獻叢刊第 128 種。臺北：眾文圖書公司。

陳培桂

1993 《淡水廳志》，原臺灣文獻叢刊第 172 種。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陳朝龍

1907 《新竹縣采訪冊》。明治 40 年抄本。

陳運棟

1994 《內外公館史話》。桃園：華夏書坊。

陳漢光

1984 《臺灣詩錄》。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傅錫祺

1963 《樸社沿革志略》，臺灣文獻叢刊第170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彭祝堂

1955 《裕謙公略傳》。自印本。

無名氏

〈姜紹祖抗日歌〉。臺灣分館藏毛筆書寫影本。

黃旺成(主編)

1954 〈新竹市文獻座談會記錄〉，《新竹文獻會通訊》15。

黃旺成(總纂)

1983 《新竹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

黃美娥

1997 〈新竹地區傳統文學史料存佚狀況(清代一日據時代)〉，《國家圖書館刊》86(1):117-137。

黃啓文

1955 《新竹史話》。新竹：臺灣新生報。

黃淵泉

1993 《重修臺灣省通志·藝文志著述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黃榮洛

1997 《臺灣客家傳統山歌詞》。新竹：新竹縣立文化中心。

臺灣日日新報社

《臺灣日日新報》。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藏微捲。

臺灣新報社

《臺灣新報》。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藏微捲。

遠藤克己(編)

1911 《人文薈萃》。臺北：遠藤寫真館。

劉登翰

1991 《臺灣文學史》。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

蔡汝修(輯)

《臺海擊鉢吟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陳燉厚毛筆手抄本。新竹：新竹文化中心藏刊本影印本。

蔡淵黎

1980 〈清代臺灣社會領導階層〉。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鄭用錫

《淡水廳志稿》。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藏影本。

《北郭園詩鈔》。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藏，稿本。

1992 《北郭園全集》。臺北：龍文出版社。

鄭如蘭

1992 《偏遠堂吟草》。臺北：龍文出版社。

鄭鵬雲(編)

1914 《浯江鄭氏族譜》。石印本。

鄭鵬雲、曾逢辰(編)

1993 《新竹縣志初稿》，原臺灣文獻叢刊第 61 種。南投：臺灣文獻委員會。

鷹取田一郎(修纂)

1916 《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

## **The Leadership of the Northern Taiwan Literature: The Literati and Their Literature Activities in the Chu-ch'ien Area During the Ch'ing Period**

**Mei-er Huang\***

### **ABSTRACT**

During the Ch'ing period, the Chu-ch'ien area was developed as an important literature place in northern Taiwan and had been even honoured with the title of "The Leadership of The Northern Taiwan Literature" for a long time. However, until lately, owing to a lack of related study on this subject, its inside story is still quite vague. Therefore, by exploring the corresponding records of local monographs, prose and poetry, this paper tries to investigate the literature groups at that time and seek out the facts of their literature activities. It attempts to deeply unveil the visage of the literature development in the Chu-ch'ien area during the Ch'ing period.

This research, in addition to describing and capturing the major life instances of the literary intelligentsia in the Chu-ch'ien area, also analyzes their organizations and social backgrounds. It can be largely observed that most of the local literature authors gained their merit and fame by passing the civil service exams; most of them were the local South Fukienese living in the Chu-ch'ien town, while few were Cantonese; over half of them were merchant descendants bearing strong family colors; literature writers were mostly male and seldom female. In addition, there were some literary intellectuals immigrating and residing in Taiwan, who are involved in a sort of literature skill rivalry, and thus made the literature fashion in the Chu-ch'ien area more colorful and beautiful.

Among the local and the immigrated literary intelligentsia, there existed complicated interpersonal friendship networks, including the various relations of family, marriage, tutor-student, mating friends, commerce, officer-nobleman, and so on. This engendered the rise of the group-activity trend for the literary intelligentsia, aside from their individual artistic creations. They gathered and set up poetry group organizations, and reached an activity climax especially in the literature

---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Providence University.



festivals surrounding the “Pei-Kuo Yuan” (北郭園) and the “Ch’ien Yuan” (潛園) poetry clubs. This trend particularly contributed to the splendor of the Chu-ch’ien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portrays the above literary intelligentsia and their literature activities, thus showing and demonstrating the splendid literature scenes in the Chu-ch’ien area, which led the northern Taiwan literature during the Ch’ing period.

**Keywords:** Taiwan literature, Ch’ing Period, Local literature, Chu-ch’ien, Literati, Literature Activities